

致堂讀史管見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三

德宗下

唐紀

蕭復上言不宜委宦官以兵權上不悅

心在天下則悅惡公所悅者與天下同其好所惡者與天下同其憎否則反是詩書所載由堯舜至于幽厲千歲之間禹嘗諫舜矣皋陶益稷嘗諫禹矣仲虺嘗諫湯矣傳說嘗諫武丁矣召公嘗諫武王矣周公嘗諫成王矣未有言帝不悅王不悅者顧曰舍己從人也汝無面從也從諫弗拂也改過不吝也朕之愆允若時也惟太甲背師保之訓尋即怨艾克成哲王其感庶幾爾如紂卒聽我藐藐如厲王則危亡立至是故聞諫而怒聞諂而喜言聖惠之分而偷合導諛以悅取容者治亂之決也史託以衆凡記其人

言某事直道逆指者必以不悅不聽不報係之甚則加罪  
其稱悅稱嘉納稱賞褒之者蓋百一焉人君監古而反諸  
才以此一節思之所得亦多矣

漢又言陛下踐祚之初聖德光被自用揚炎盧祀躡亂朝政  
以致今日陛下誠能變更眷志臣敢不竭力儻使臣依阿苟  
免官實不能

蕭復可謂大臣矣請君變更亂志此格其非心引諸當道  
之言也揚炎報仇怨盧祀事姦邪非德宗心合而志從二  
人安得進故炎祀雖可罪必德宗變更此志則如炎祀之  
徒不再用矣正其本故也夫改非而從是吝者誠難然太  
甲周成齊威漢武由此其選矣顧人主無意耳苟有意焉  
回心而鄉道猶反手轉足夫何難者然德宗非其人也蕭

復非不知之然身為宰相義當盡言故以去留與帝為約  
不行而後去心則無愧夫豈度君之長短而用吾尺寸以  
俯就之哉若復者可謂大臣矣

復與盧杞同奏事杞頌上旨復作色曰盧杞言不正上愕然  
退謂左右曰蕭復輕朕除復山南十道宣慰安撫使竇疎之  
也

以君子為股肱心膂則治必成以小人為股肱心膂則亂  
必深天下之事未有能獨濟者也顧其所同異如何耳與  
君子矣而小人間之亦或小治而終不純也與小人矣而  
君子參之亦未遽亂而終不免也惟一於君子一於小人  
則和平疾疹界然判矣德宗為唐室基亂之主由與小人  
一也蕭復言官縱橫而上不悅是與宦官為一體也又

言盧杞不正而上愕然是與盧杞爲一心也夫火不可入  
水薰不可變猶燥濕臭味各以其族無感乎薰復姜公輔  
陸贄之見踈也雖然豈人之本心哉惟德宗吝於改過而  
已矣吝者地道也若天則運而無積人君爲天所子當法  
天行健日新其德不當如地之吝蓄過而不改也

吐蕃尚結贊請出兵助唐收京城遣使發其兵尚結贊言蕃  
法發兵以主兵大臣爲信今制書無懷光署名故不敢來上  
命陸贄喻懷光懷光固執不可尚結贊亦不進

唐室之不亡也幸哉吐蕃尚結贊狡詐有餘唐未嘗備兵  
而自請入援收復京城以好辭却之而答其意既存中國  
事體又絕戎夷後患豈不善哉而德宗許其來懷光恐其  
至是皆不知尚結贊之心也主兵大臣懷光也尚結贊意

欲亂唐而助懷光見其擁兵不擊賊故必欲得其信誓以啓交通之路爲相見之辭耳使懷光而悟與虜合勢唐必殆矣吐蕃既去上憂之以問陸贄贄對其善然亦不能料尚結贊之詭謀也故曰唐之不亡者幸也

賜懷光鐵券懷光投於地曰人臣反賜鐵券懷光不反今賜之是使之反也

鐵券許之以不死也人臣有死罪安得不死而預以免死許之是誘而致於戮也愚者以之肆難者以之疑無施而可故雖高帝於功臣剖符作誓再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而不免於殺韓信醢彭越斬英布又况其凡乎是故有功則賞有罪則刑堯舜三王不易之道何以鐵券爲

懷光以韓遊瓌掌兵在奉天約之爲懷遊瓌委之上固策安

出對曰懷光勿謂道兵恃衆爲亂今邠寧靈武河中振武潼關滑州皆有守將陛下各以其衆及地授之尊懷光之官罷其權則行營諸將各受本府指麾矣懷光獨立安能爲亂上曰罷懷光兵若朱泚何對曰泚不足憂也

李懷光反迹已露削其都統又何疑焉若慮其與朱泚合者彼先旣通謀而尚使有總制之權是爲虎傅翼也乃曰罷懷光兵如朱泚何其暗如此且李晟忠義孤軍介于朱李之間德宗待之未有殊異懷光已叛猶眷眷焉蓋勇於拒諫勇於聚斂勇於去君子而怯於從善怯於改過怯於去小人固德宗之惡德也

懷光遣人詣邠州留後張昕悉發所留兵會涇陽韓遊瓌說昕曰李太尉已蹈禍機中丞可自求多福昕曰微賤賴李太

尉得至此不忍負也遊瓌詐爲渾瑊書召吐蕃使綽過城  
昕遂不敢出遊瓌與諸將殺昕

張昕武人固不知天下大義遊瓌業已說之當更語之曰  
李太尉能奏人以官不能以官與人官乃天子之命也太  
尉忠於天子則中丞附之可以爲榮懷光背叛而中丞與  
之兵是黨賊也及今自拔上足以助朝廷之勢下足以孤  
懷光之心脫身逆亂之門策名忠義之列何名爲首哉且  
以爲負者與負國孰重也如此則昕亦必了然矣

陸贄在翰林爲上所親信然竟以數諫迂意盧杞雖貶上心  
庇之贄極言杞姦邪致亂上貌從而心不悅故恩遇雖隆未  
得爲相

陸公言盧杞姦邪在杞貶後杞在位時固不敢言也視杞



姦邪致亂而不言可謂忠乎曰贊之言力矣但不存其姓名耳初朱泚圍奉天上語及亂故深自克責贊對以皆羣臣之罪也而以股肱耳目為首泚既退上又問當今切務贊曰羣臣所甚欲者先行之所甚惡者先去之百辟所患在於君臣道隔知事未必實實事未必知人各隱情以言為諱諱趙武啁而為晉賢臣絳侯木啁而為漢元輔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矣凡此皆指盧杞也贊疏既上懷光表至於是逐杞蓋贊之說明辨有理帝亦無以拒之故也方諸詆訐毀譽者其效優矣贊在翰林箝在危厄所言十用六七帝歸長安贊登相位所言十用三四而前史乃歎贊以直言迂上未得為相何其陋哉事君言聽計行可矣豈係於相與不相若贊之賢固

當任輔佐若贊之心夫豈愛鍾鼎自人觀之則可云爾使  
致身宰相而阿諛苟合一無規正又豈若淹留翰林論思  
獻納之有小補也

上欲爲長女唐安公主造塔厚葬姜公輔表諫上謂陸贄曰  
此非宰相所宜論公輔正欲指朕過失自求名耳相負如此  
常如何處贄力陳其無罪上意猶怒罷公輔相

姜公輔以一言忤意而罷相僅盧杞謀國垂幾幾不可去  
人臣以此量玉何至屈身少賤以求用哉爲相三年誤國  
垂云不以爲負及稱其小過庸登相位稍陳忠諫遂以爲  
負而疾其求名嗚呼示之以好惡使天下知奸從違者君  
道也德宗之好惡如此何其疾哉

朱滔兵敗走恐范陽留守劉怱因賊圖已怱亦守其直儀

仗迎之時人多之

古人有言除君之惡惟力是視苟得爲之雖失小信傷曲謹智士固從其大者矣此滔之事誰不切齒扼腕幸而敗北劉惔當明君臣大義獎率將士據險拒之舉范陽歸國其功豈不大乎夫不薄人於險棄人之危非所施於亂臣賊子也惔於是昧轉禍爲福之幾失洗心自新之道矣史謂時人多之者亦流俗之論耳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以其公也揆以公義劉惔在所宜惡非

所宜多也

臣自權之爲我則類權衡者重其所輕輕其所重謂之權矣以及道爲權者上行之必乘衆臣下用之必陷身

子曰可與共其未可與權此句絕也唐陳之華備其反而

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其義不與上相蒙仲尼舉詩以明之  
之思也何遠之有之意耳訓詁家乃貫之爲一謂唐棟之  
華一反一正以喻用權者當反經以合道於是權之義不  
明於天下而變詐術數之事行矣湯伐桀升自陝道所當  
從也先儒乃曰出其不意文王脫羑里固自若也先儒乃  
曰除修德政武王見紂不悛誓衆往伐非觀兵也先儒乃  
曰退而示弱至如孔子與蒲人盟不滴衛而卒適衛佛肘  
召既欲往而卒不往若此之類皆以反經合道斷之由誤  
讀論語也其流之失至於弑君篡國者以爲逆取而順守  
之陸贄之師承不可考然所學甚正觀其陳輕重之義破  
反道之說此固鄒魯正傳秦漢諸儒所不能及者宜其操  
守堅固議論端實猷爲通達而不畔於道也使遇唐太宗

其效不在魏文貞之下矣

車駕還長安李晟謁見上於三橋先賀平賊後謝以復之晚  
伏路左請罪

晟初得長安下令曰願將士之克克清宮廷慶見上又謝  
收復之晚伏路左請罪推功於王引咎歸罪固哲人所  
爲而晟能之宜其孤忠獨立以一軍奮發而追蹤汾陽歟  
彼細人者有尺寸之功自比嵩華惟恐人之議之也至於  
罪戾過咎則舉歸諸人惟恐人之有令聞廣譽爲己之妨  
也由是雖有功而世不許其功雖無罪而世必以爲罪又  
况有罪而無功者乎以西平之行觀焉何必讀書然後爲  
學信矣

李希烈遣中使至蔡州殺顏真卿中使曰有物賜卿真卿

曰老臣無狀罪當死不知使者幾日發長安使者曰自大梁來貞卿曰然則賊耳何謂勅耶遂縊殺之

貞卿可謂能處死矣自至希烈軍首尾歲餘未嘗有一言之失一行之謬迫脅備至志節益明君子哉若人忠烈哉若人希烈使至稱詔賜死死固決矣而詔自不可不辨故問其發長安之日知其賊使也然後呵叱而就縊不如是則使指不白心事不盡此非有古人已事可法也而貞卿處之恬然略不失次君子曰感慨殺身者易雍容就義者難費公其庶乎

馬燧說下晉隰慈三州先是朝廷命康日知為晉隰慈節度使日知未至而三州降燧上命燧領之燧固讓於日知且言因降而授恐後以為常上許之

馬燧郊城人也以武力自奮而不知其管學與否也據其  
行事則儒士所不逮者多矣舉三州之地讓諸康日知其  
其一也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燧之讓非好名  
也當是時河北諸鎮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  
盈城燧於是而讓三州所以勸也因示法焉使後有克獲  
城邑者不生覬覦一舉而廉德在已愧心在人事體在朝  
廷可謂賢者所爲矣苟非其人非我所有猶將力取況我  
所有其肯舍諸

代宗既誅魚朝恩不復使官官典兵上還長安頗息宿將始  
令官官分典禁旅以爲實又場王希遷監神策軍左右相其馬  
使

代宗政事無可稱者惟殺三巨奄戮一貪相有光青史李

朝國程元振植根先朝魚朝恩亦非驟進仍迭掌機旅去  
之難矣而代宗皆能去之自朝恩之後不復以神策委命  
人此又其制斷之善賢於祖者可為後法者也德宗乃舉  
宿衛親兵盡付竇胤孫於是中人擅兵相授終以亡唐其禍  
豈可與安史朱泚諸鎮同日而語哉吐蕃畏李晟馬燧渾  
瑊而惡之是也德宗何為亦爾耶忘李晟而不忘李懷光  
疾馬燧而不疾尚結贛憎蕭復美公輔而不憎盧杞白志  
貞殆猶人有喪心之疾者迷鄉穢混汗索本立地而親下  
何以為天下主也誠欲保全功臣不使顛覆者如光武與  
鄧賈諸公而慎揀別將以次任使可矣計不出此乃舉周  
廬虎賁分卑官者蓋以官者為一體而不慮難疽之難療  
瘤癭之難割膏肓之不可為是故察與明相似而不同察



察小慧猶炬燭然見此而不見彼見近而不見遠德宗是也明者博照猶日方中堯舜湯武是也故人君貴明不貴察惟知學求聖人則明矣

或譖韓滉有異志上問李泌曰滉公忠清儉自車駕在外貢獻不絕鎮撫江東盜賊不起此人謗毀耳上曰卿弗聞外議乎泌曰願上章明其無它乞宣示中書上曰朕方欲用卿人亦何易可保恐并爲卿累泌退上章以百曰保滉上曰卿雖與滉親崔暹得不自愛乎泌曰臣知其實無異心願早下臣章以解眾惑遂下泌章滉聞之感悅流涕即日貢米百萬斛旣而陳少遊亦貢二十萬斛上謂泌曰滉乃能化少遊對曰豈惟少遊諸道將爭入貢矣

人君左右豈可無通達謀慮之臣哉韓滉受疑謂有異志

若非李泌力爲申辨至于四五則主猜已成混無以自白而江東之亂起矣縱混守節不貳亦必喑鳴而死所損不亦多乎德宗語泌曰朕方欲用卿卿雖與混親舊人亦何易可保此不獨以小人待混亦不以君子待泌矣旣啗之又制之又勢離之使執志轉移者承此旨則混終不能免故爲人君謀慮必確然秉義不爲勢誘利回乃能無失此人臣之法戒也

盧杞遇赦上用爲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應草制白盧翰劉從一曰盧杞致鑿輿播遷海內瘡痍柰柯遷遷大都願相公執奏翰等不從高遂奏杞不可復用補闕陳京趙鼎亦上疏爭之未決京曰杞之執政百官常如兵在其頸今復用之則姦黨皆唾掌而起上大怒京爭之益力乃以杞爲澧州別駕

使人謂李泌曰朕已可高所奏泌曰累日外人竊議比陛下於桓靈今承德音乃堯舜不逮也

前相罪逐後相或欲寬之或欲殺之未必公心也爲己而已矣寬之者將以爲例也殺之者恐其復來也恐其復來者盧杞殺楊炎之類是也將以爲例者盧翰劉從一用盧杞之類是也私心甚微見於行事則若揭日月故宰天下司賞刑惟力行至公則天下服矣袁高諸人言杞甚力德宗雖不從猶未怒也及陳京曰杞若復用則姦黨皆唾掌而起上乃大怒則以杞黨自居意京譏己也非爭之者衆則杞殆不可過仁人之言其利博哉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德宗非能從諫者意其勉強而從其美不可掩矣李泌將順之言是也而以爲竊議不逮則失言也顧當日累日外

八鶴議比陛下於相靈今承德音乃知陛下可與為堯舜則可耳

馬懿渾瑊破李懷光兵於長春宮南諸將相繼來降懷光知眾心不從己乃詐稱聚貨財飾車馬俟路通入貢由是得偷安旬月

李懷光何勇於為逆而不果於為順也方長春之守未下決意釋甲而朝上念勤王之功亦必赦其死既明知眾心不從而歸國為是以給其下又得少安則順存逆亡之證益明而遲疑需待終不悛革小人從善如登從惡如崩類皆如此使懷光知高郢李鄴而取謀焉焉渾二公無以為伐矣

初懷光解奉天圍上以其子璿為監察御史寵待甚厚及懷

光頓兵不進。璿密言上曰：臣父必負陛下，願早爲之備。臣聞君父一也，陛下待臣厚，故不忍不言。上曰：然則卿以何策自免？對曰：臣進言非苟求其生，臣父敗則臣俱死矣。復有何策？使臣賣父求生，陛下亦安用之上？曰：卿更喻卿父使君臣父子俱全，不亦善乎？璿至咸陽，還曰：無益也。願陛下備之。及懷光死，璿自殺。

嗟乎！李璿之死也，知父之非義，詭之而不從，知君之不可贊，欲事之而不得，其告上曰：臣父敗則死矣。復有何策？此以微言自歸冀上留而生之，而上不喻也。上雖不喻，亦宜預詔馬燧以懷光叛逆罪止其身，念嘗勤王解圍，特宥其子，使懷光父子知之，則懷光必使璿勿死，璿亦可以不死矣。

初李晟自成都還以營妓一人自隨西川節度使張延賞怒  
追而返之由是有隙至是上召延賞入相晟表陳其過惡上  
重違其意而止

西平雖同平章事黜陟百官已非其任先進退宰相亦晟  
取營妓張延賞追而返之文失也無聲色之感財辱不及  
已此晟之失也晟有功於蜀雖取子女而去固將帥常態  
而况營妓延賞何預焉而必奪之此延賞之失也與其責  
人不若責己則晟之失為重延賞之失為輕而晟不知自  
反至於成隙又陳延賞其他過惡而尼其入相是克伐怨  
欲必行矣失而又失其累德多矣宋朝廷得失非將帥所  
當預而宰相用舍繫吾一言豈不待尚結贊之聞而德宗  
猜心已萌厥功名者可不慎乎

以給事中崔造同平章事造少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爲友  
以王佐自許時人謂之四夔上以造敢言故不次用之造又  
在外疾錢穀諸使罔上之弊奏罷水陸運使度支巡院江淮  
轉運使等諸道租賦悉委觀察使刺史遣官部送詣京師未  
幾如舊法造遂罷

四夔以王佐自許獨造至宰相所設施者罷轉運一事耳  
而所以易之者卒於無成虛名之少實也如堯古之人修  
佐王之業者必務引君於當道道果何物哉必始於格物  
致知意誠心正其身治然後可推而及人己之道術不明  
君之邪僻不去而能成善治者未矣則未知崔造所學果  
出於此乎不出於此乎雖然其請罷諸使而使觀察使刺  
史遣官部送租賦于京師則善政也釅革弊之初事難遠

集四相在內未必協謀韓滉久執利權力行沮止故不能  
獨濟耳夫財賦出於縣而總於州使觀察使刺史任貢賦  
不造關之責何患乎不辦而多張使名衆建官吏苟非委  
以聚斂則安所用哉利聚於上怨興於下侵漁賄賂費耗虧  
失其弊不可勝言迨所建明非特當時可行後世固可行也  
陳仙竒殺李希烈舉衆來降以爲淮西節度使且少誠殺仙  
竒爲希烈報仇以少誠爲淮西節度使

陳仙竒爲國殺賊賞以節鉞是也吳少誠黨賊而殺仙竒舍  
而不討亦以留後與之功罪不明賞罰混淆非淮蔡之亂傳  
三姓四將故易曰君子慎始差毫釐謬以千里此類是也  
義城節度使李湓死其子克寧殺行軍司馬墨緘視事劉玄  
佐出師屯境上以制之且使告諭切至克寧乃不敢動



建邦設都樹后玉君公必擇賢有德者賴成周命微子啓  
康叔封蔡仲胡訓告之詞及君陳畢公任分正東郊保釐  
之事未有一言將其才使之富國強兵者其書其在可考  
也誠以為民上當父母之任非賢有德者不能諸侯無小  
大皆賢有德亂何自生矣故謂邾曰友邦欲其相勉於善  
而相禁其不善也人君知此義有肯輕以我守與之乎李  
克寧已有亂心得劉玄佐糾持之而惡亦不化其效可見  
故輕外任以處有罪失意之人非知治道者稀

劉玄佐在汴習鄉道故事又未入朝韓滉遇汴勸之仍請拜  
其母母喜置酒滉又言之玄佐曰父有此志但力未辦滉曰  
我力可及此文母垂白不可使更帥諸婦女往填宮也母悲  
泣不自勝滉乃遺玄佐錢二十萬緡備行裝玄佐入朝

劉玄佐能逼李克寧之襲位而自緩於入朝荷也勇於治人而怯於自治者固常人之情也玄佐內有賢母教訓外有韓混瑒磨遂終身不失臣節混瑒陳少遊真蓋及沮王韶謀亂又勸劉玄佐入朝而德宗惑於流言以異意疑之乘李泌力為解紛其差失事會悔可及耶

上命李晟與張延賞釋怨晟奉詔與延賞結為兄弟因宴飲盡歡表薦延賞為相然延賞者高僧如故

康蘭實寇馬李六君子嘗有怨與講解述平佛張延賞終怨何也延賞固小人而所計者入相之利害也宰相人臣之極地予以幹旋焉化慘舒百端而為人所前却故延賞失之怨得之怨延賞不足貴矣西平於是又失焉前方數其罪惡今又薦其可相人之賢否係哉和與不和夫豈不

取疑於人主乎非所和而和故其和不遂他日延賞讒間之如故然則曷若堅守初議之爲正歟

陳仙奇旣舉淮西降詔發其兵於京西防秋仙奇遣五千人以行會世奇爲吳少誠所殺兵遂叛歸上勅陝魏觀察使李泌防遏勿令濟河泌擊之賊衆屢敗殺其士卒三分之二時劉玄佐入朝上命乘驛歸汴以詔書緣道誘之得百三十人至汴州盡殺之

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主通曰詔其見王者之心也淮西叛戍李泌處之有餘力矣千百人破散之餘何必誘致而後可乎德宗嘗爲防秋兵所驚欲速平之至出詔書付藩鎮使爲餌賊之具不亦自輕其言乎言而不信人知此心後有是類可復用乎賈林有言陛下性急此性不改

憂未艾也帝雖賞之終無佩章之益是以年彌進而德彌退也

齊映在諸相中頗敢言上浸不悅張延賞與映有隙言其非宰相器罷之

謂德宗不好聽言乎崔造乃以敢言用謂德宗好聽言乎

齊映乃以敢言罷何者爲是德宗誠喜聞臣下議論但惡

忠直喜讒邪耳讒邪之人利口囁嚅辭繁理盡如裴延齡

韋渠牟盧杞之徒無足恠者陸敬輿李長源每有諫議亦

必周詳委曲至于再三至于五六何也以德宗不明不知

是不足以開悟之耳然二人之言聽從者十纔居半以是

知帝所喜聞者獨讒邪之言石投水而必受也堯舜之間

都俞咈咈則已漢然冰釋怡然理順太甲不義其訓伊尹

告之纒數十語則已思庸克終厥德惟大康聽五子之歌而不華紂辛聞祖伊之告而不悛天用勦絕其命此虞夏商周千餘年治亂之大較也故觀君之明暗於聽言盡之一言而審者至智也反覆而後喻者次之乃亟而後回者又次之端誠苦口至或以死諫而終莫省者不足復論矣上以白志貞為浙西觀察使柳渾曰儉人不可後用詔用之訓齊士旅克清大慙者李晟也敗壞軍旅以致播越者白志貞也於晟則必疑之思之終發退之於志貞則必思之宥之終任使之摧仆松梓扶植荆棘轉執復諫行於一時可耳其如青史之不泯何夫泛觀四海清視千古嘉善之不可不為而力為之者賢人之業也倒行逆施違恤來且曰吾得志斯已矣者小人之志也

李晟慕魏徵直諫故上有所問極言無隱而未嘗泄於人

君子有三立必有折向慕用乃克有成顏回曰舜何人也

有爲者亦若是此立德者也諸葛武侯以管樂自許此立

功者也揚子雲準易作太玄準論語作法言此立言者也

所志在上其成則中其志在中其成則下苟茫茫然無所

志隨心而行或幸而成或偶而中者有矣必不足以垂世

而名家數方圓不出於規矩故也小人亦然若秦述祿產

者也胡廣述張禹者也慕顯述趙高者也盧杞述李林甫

者也慕之不切則述之不力其述不力則其禍不極故君

子小人各有所睹而行其志焉李晟以忠勇自奮辨宜遠

蹤疎吳近則英衛而乃慕魏徵以直諫壅君權言無隱然

則晟非特良將乃賢相也德宗置之閑處老年而死向使

陪侍廟堂參斷國政至於七年其有益於國可勝數哉故  
九爲士皆不可無志向而宰相尤不可無所取法觀其心  
之景仰則其人之賢否世之治忽判矣

吐蕃尚結贊求和李晟曰此必詐也張延賞與晟有隙言和  
親便上意亦欲與吐蕃共擊回紇計遂定遣渾瑊盟吐蕃於  
平涼晟戒瑊曰不可不嚴爲備延賞言於上曰晟不欲盟好  
之成故戒瑊以嚴備上命瑊推誠待虜旣盟吐蕃伏兵大至  
瑊僅走免唐兵大敗

陸贄可信者也而疑其有黨李晟可信者也而疑其權重  
盧杞不可信者也而以爲小心尚結贊之不可信者也而  
與之和好唐德宗自謂平日失於推誠反致患害而不思  
其所信者非所當信也夫夷狄亦人耳上古聖人懷之以

德接之以禮叛亂侵寇則威之以刑固不逆示猜阻亦豈  
渾淪溟濶略無防慮惟言是聽惟欲是從哉德宗張延賞  
若以疑忌賢者之心而施諸尚結贅以愛信吐蕃之意而  
施諸李晟豈有平涼之辱主相蒙耻終不能雪哉

延賞愈懼謝病

逆斷利害而其事未形固難施賞罰昨日言之今日而驗  
亦可以悟矣而卒不悟夫何所蔽而然耶蕭復以一言責  
盧杞姜公輔以一言諫厚葬遂而去之不俟汝執以彼兩  
事之忤較張延賞譖賢喪師以至辱國其罪孰大而誚讓  
不加爲相如故則以其謀議本與我同若黜延賞猶自黜  
焉耳漢高刻印遣酈生聞子房言即促銷印從善如轉圜  
其看也哉



直而信延賞之譏耳不勝其忿至曰苟得罷之無所不可  
誠以是施之延賞豈不曰能惡人乎

上欲廢太子問於李泌必切諫且曰臣昔以建寧之故固辭  
官爵誓不近天子左右不幸今日復為陛下相又覩茲事

人臣之極位士大夫之至願也然有不肯為者其志殊焉  
伯夷下惠皆百世師後之君子尚友而自比則有寧為清  
而不為和者矣貪夫之言曰進退行藏惟義所在不可以  
必退為高其言似也其志則知進而不知退者也孔子豈  
不欲道之行然問陳則去燔肉不至則去愛女樂而不朝  
則去待以季孟之間則去固夫嘗以必進為是此進退仕  
止之法也李泌誓不近天子左右言雖有激然必實存此  
心以為是歟君臣之義如之何廢之以為非歟君弗克終

相亦罔終五有多憂意者居亂邦見昏主如仲尼則可不然  
用剛必蹈禍用柔必招辱故與其進不若退與其仕不若  
止也

上曰此朕家事何預於卿而力爭如此必曰天子以四海爲  
家全臣獨任宰相之重一物失所責歸於臣况坐視太子寃  
橫而可不言乎

正術邪論兩各有宗以宮內爲家事自隋君臣始唐姦人  
宗之李勤以是譏高宗林甫以是譏明皇夫天子之事孰  
有大於廢后黜宰相曰此非臣所當預乃陛下家事也  
人主曰此固我家事豈外廷所宜預哉由是大臣徇主欲  
人主肆邪心而亂亡起矣考之周禮太宰之職詔王建六  
典持八柄治道其備至於王后世子則不會其膳服而已

上謂李泌曰自今軍旅糧儲卿主之吏禮委張延賞刑法委

柳渾泌曰不可陛下不以臣不才使待罪宰相宰相之職天

下之事咸共平章若各有所主是乃有司也上笑曰朕失辭

上古一相專任賢也漢置二人以右爲重存交脩之意焉

唐自武后以來乃有數宰相然亦無救於李林甫楊國忠

元載盧杞之專權故以擇人爲要不以多負爲善也夫聖

王之法關盛衰唐虞三代歷聖賢之君亦衆矣獨以一相

治得人故耳如德宗所論是於尚書六曹之長又建一長

官而非相也必欲網舉而紀縱莫若法古置一相考慎其

人而置左右丞或參知政務各二人分轄六曹守成法督

稽滯察姦欺決訟牒有疑事應更革則以告于宰相而辛

相者不得親細故署文案專與人主講道勸諭廣求賢才

列于庶職下酌民言旁達幽隱如此則上下詳略之任人  
得其宜而治道成矣

柳渾與張延賞議事多異延賞諷之曰相公舊德第即言中  
位可久渾曰吾頭可斷舌不可禁上好文雅而渾質直無威  
儀上不悅欲黜為王府長史李泌言無故事請以為常侍上  
曰苟得罷之無不可者

張延賞之語柳夷曠者乃李林甫所以俟陳希烈盧杞所  
以待闡播者也人臣之義比有事主雖賤官卑秩有忠直  
敢言之士猶將達之使自效于君況同列乎而以節語禁  
戒是相奴隸也述延賞為相無可紀述肅誤國之罪則多  
柳渾以擇相責德宗以選畿邑之非人主之職言吐蕃不  
可與盟白志貞不當拜用皆有大臣風靡上惡之者惡其

若夫庖膳饗尊魚梁獸骨漿酒醴醢鹽醢醢腊嘉爽懼綬  
采服皮幣鬻寺山堅嬪婦御叙絲枲縫染之役悉屬家宰  
而天王正家之道則無一言及之宰相以道佐人主曾謂  
周公而察成王燕樂以爲後法乎齊相公葵丘之會令諸  
侯曰無以妾爲妻無易樹子所以備天子之明禁此則文  
武之澤而宰相所當輔弼於君者也故狄懷英曰王者以  
四海爲家四海之內孰非家事者首股膺義同一體臣位  
宰相安得不預乎而李長源宗述此意以啓德宗予以知  
齊相一匡天下孔子與之狄李二公爲唐賢相皆得聖人  
之意者周禮太宰官屬必非周公所建無疑矣

李泌請北和回紇南通雲南西結大食天竺以困吐蕃上素  
怒回紇不許泌力陳利害上曰卿以和回紇爲是則朕固非

耶必曰臣爲社稷計而言若苟合取容何以見肅代於天上  
自非大聖人不能無過故人君必置輔拂諫爭之臣惟恐  
其不諫或有敗德闕政啓危亡之漸也夫豈自以爲是而  
惡人之議其非也荀卿乃言事聖君有聽從無諫垂聽錯  
亦曰至帝神聖其臣莫能及故親事法官之中嗟乎一子  
之言不見於五經不出於孔孟何所受耶錯明申韓無足  
道者荀卿氏宗王術者也滯亦爲此言其誤天下與來世  
豈有既哉夫苟合取容者妾婦之道有指此人而誚之曰  
何爲妾婦歟則必粲然不悅甚則以惡聲隨之而其所行  
終身導人也終身諛人也是亦溺於富貴不能自死而已  
矣故人能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

回紇既和親上表稱臣上大喜謂泌曰回紇何畏服卿如此

新自比陛下威靈臣何力之有

事功出於臣下效智謀輸才力及其有成必歸正君之德  
非臣所能也君亦安然受之不幾於偽乎曰違固嘗然非  
偽也在易坤之六三曰含章可貞或從或主事無成有終謂  
有功善則隱晦其美而歸之於君不敢當其成然後下得  
恭順之道而上無忌惡之心也在師之九二曰在師中吉  
承天寵也為眾之主專制其事所以能吉者以受委於君  
非己無因而致者也是故智如良平不恃帷幄為謀主則  
滅秦梟羽之事何以效略如英衛不投鉞鉞制國外則征  
伐四克之績何以著故自古有成功而知此道者必謙虛  
退讓也然而若無不然既非所以蓄德又非所以全身也  
夫矜伐生於氣取會變生於氣歎所以然者為利祿耳有

大勲勞於天下，孰若周公？使周公以勲勞自居，既以剪商受賞，又以東征受賞，又以踐奄受賞，又以滅國五十受賞。又以制禮樂，敘度量而受賞，必見於詩書。今可考者為太師位冢宰，開國曲阜，以侯伯會而已。不聞賞而又賞也。太師冢宰其所當為也。俾侯于東，兼建諸管，非私於周公也。然則周公有大勲勞而未嘗受賞，明矣。故曰：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驕吝者，自取而救之，謂勲。上曰：人言盧杞效邪，朕殊不覺。必曰：惟杞下賈之，將有建中之亂。上曰：建中之亂，術士豫請城奉天。此蓋天命亦杞所致。必曰：天命他人，皆可言。惟君相不可。蓋君相定命者也。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所以亡也。

桑道茂之言論，然則方士不可信乎？且言命者，亦有或



中君子亦盡人事而已。向若德宗不相盧杞，緣於用兵不  
沒汲聚，歛安得離宮之厄。惟有此三者，則蒙虜于外，必不  
免矣。是故明皇用李林甫，則有蜀道之行；代宗用程元振，  
則有山南之狩；德宗用盧杞，則有奉天之幸。僖宗用田令  
孜，則有成都之駐；而不聞太憲武宣有焉。豈不以昏明勤  
逸為辨歟。

必薨必屢乞更命相薦，當憂重晉上未用及疾甚復薦之，乃  
並拜相參剛果峭刻無學術多權數晉充位而已。然為人重  
慎所言於上者未嘗泄於人或問之。晉曰：欲知宰相賢否，視  
天下安危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道也。必有謀略而好談神  
仙詭誕，故為世所輕。

宰相莫大乎薦賢，然知人其難哉。以魏文貞精慎猶失之。

侯君集說餘人乎必如狄仁傑之薦張柬之裴度之薦李  
德裕乃無負矣李鄴侯短慮過人而以審鑿自代豈固擇  
不如已者以自顯乎抑誠不知也當是時忠言深計焯焯  
著見孰居陸贄之先會執而引參伺也嘗在位五年君德  
國政猶前日耳其言以天下安危視宰相賢否則是而以  
謀議於君前爲不足道則非謀議固安危之本也禹益皋  
陶伊傅周公謀議具在其所行不出其前言苟一無所謀  
議安知所行者何事是直大言耳史謂鄴侯好詭誕爲世  
所輕指其施設鮮不效者獨於復府兵及招大食天竺之  
策爲不售故言事易成事難君子所以於其言無所肯欺  
上思李懷光之功而子孫皆已誅乃以其外孫憐人爲之  
後賜姓名李承緒而實養之

李懷光胡人也其姓已不可詳既改之爲李文以無八八嗣之是一家而三姓也德宗記人之功善矣若懷光者既嘗勤王而無叛逆爲之置後可也今以惡與功相乘除功尚何有則繼絕之恩施過厚矣假曰寧過於厚必得其苗裔而官發之而遠襲曹兗之謬曹朝之失而忽於莒人滅鄆之戒是豈虞舜別生分類之道乎

以陸贄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陸贄自李泌相後不復諫詭豈帝訪問之遺軼抑推尊長源而然也以愚度之正謂長源周旋三帝間已爲後進嫌有爭材競能之意耳或問陸贄何如人也曰贄孟子所謂有安社稷臣以安社稷爲悅者歟不然道合則從不合則去乃天民矣

誓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考其殿最并以升黜舉者詔從之未幾或奏曰諸司所舉皆有情故或受貨賂不得實才上密諭誓自今除改卿宜自擇勿任諸司誓上疏再三辯論上竟追前詔不行

稽之古訓則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傳說事高宗之道也考之故事則廣求賢人隨才授任者太宗命房杜之言也陸相所請纒施之臺省長官舉其大者耳其策豈不簡而易用要而易守乎德宗既已聽之文沮於讒言變雖再三辨理終不見納是宰相不得行其職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尚當求去况宰相乎

上以司農少卿裴延齡判度支誓奏延齡妄誕小人恐駭物聽上不從

經制國用量入爲出宰相職也戶部度支特行其事耳德宗興邪而弃正惡直而喜讒好佞而詭欺多疑而信誕裴延齡兼是四惡故得入其說惜乎陸相論之之不詳去之不力也過是則姤陰日進陽道將剝不可過矣論之詳去之力而猶不行焉奉身而退亦愈於它日譖疾之深禍釁之大而贄猶隱忍以居位是再失之也先是贄請臺省長官各舉其屬有沮之者必延齡也延齡惡此法之害已故也

贄曰帝王懷柔萬邦惟德與義寧人負我無我負人

自漢初有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之說凡尚詐謀爭功利者率用之然亦自蹈其患人之所以異於夷狄禽獸者以有仁義之心也禽獸者飲食搏噬而已夷狄尚力而有知焉

故幾於以既人矣則當以仁存心以義行事至其所以爲人者今日寧我負人無人負我此夷狄猶或不爲也然英雄蒞傑圖非所圖而虜人害已周身之計辨不出此則未有知反其失如陸相之言者嗟乎無我負人推而盡也忠恕之道也寧人負我守而固也知命之事也敬與之學思既於其論權而得之矣今又以此見之其真沫泗之徒歟是故可爲君子道難與克伐怨欲者言也

右庶子姜公輔久不遷官詣贛求遷贛白竇相嘗擬上不允有怨公之言公輔懼請爲道士上問其故公輔以聞參言對上責參歸怨於君貶公輔吉州別駕

九品百官極於宰相既爲宰相矣而眷眷於遷秩陋哉姜子之爲是也向者以謹言劇主蔽獻忠策枝國危荷其壯

哉不獲乎上黜爲右庶子若將終身焉可矣不安於是詣  
贖求遷聞上怒未怠遽有黃冠之請躁動悚懼幾無以自  
處異於淺丈夫者幾希是故君子不可不知道不知道則  
富貴能淫之貧賤能移之威武能屈之雖欲不如是蓋莫  
能自免也然德宗亦可謂涼德矣公輔非有速國誤朝之  
罪一斤不復主不克終柑亦罔終此之謂歟

用鹽鐵使張滂奏去歲水災減稅用度不充請凡州縣產茶  
及茶山外要路皆估其直什稅一稅錢令所在別貯俟有水旱  
代民田稅從之自是歲收錢四十萬緡未嘗以救水旱

茶者生人所日用也其急甚於酒然王鉞楊愔於章堅以  
及劉晏皆置而不征猶爲忠厚天地生物凡以養人取之  
不可悉也張滂稅茶則悉矣凡言利者未嘗不假託美名

以奉人主私欲滂以茶稅錢代水旱田租是也既已立額  
後莫肯蠲非惟不蠲從而增廣其數嚴峻其法者有之矣  
或至於官盡推之商旅不得資遷而必與官爲市在私則  
終不能盡推推惡少竊販之害興偶有敗獲茲人猾吏  
相爲囊橐獄迄不直而治所由歷株連枝蔓致良民破產  
接村比里其則盜賊出焉在公則收貯不虞發泄不時至  
於朽敗與新斂相妨或沒入竊販無所售用於是舉而焚  
之或乃沉之殃民害物咸弗恤也其原則在於得數十萬  
緡錢而已夫弛山澤之禁以予民王政也必不得已聽商  
旅貿遷而薄其征禁也者東南所有西北所無雖曰薄征  
其入于王府者亦不貲矣息盜奪正訟獄佐國用其利亦  
大矣張滂王涯豈足效哉



上欲殺竇參陸贄力言其罪不至死更貶驪州上又命理其親黨又欲籍其家財贄皆諫止

世傳陸敬輿有憾於竇參擠而陷之其說甚確此以小人  
之腹度君子之心者也言雖不足以盡人善聽言則得之  
矣陸公所言於德宗者反覆致詳而無失言其行事亦無  
過舉而謂以左遷徂然是豈知敬輿者哉德宗欲殺參贄  
辯而生之又欲理其親黨贄諫而釋之又欲籍其家財贄  
論而止之審有憾焉而肯爲是耶或問孔子以德報怨何  
如子曰何以報德當以德報德以直報然贄於參非以德  
報怨也以直行事耳使參有死罪贄佐天子用刑罰稱物  
平施可也貪不報之名取忘怨之美直死而生之又安得  
爲直乎

以中書侍郎趙憬為門下侍郎憬疑陸贄欲專大政排己置門下多稱疾不豫事由是與贄有隙

以趙憬傳考之有小善無大過不可以非君子目之也嘗獻審官六議一曰議相臣中外知其賢者用之責才而備則不可得其言豈不當乎當其時中外所謂賢者非陸贄而誰憬能言之而不能行之有疑於贄而與之有隙何也德宗之用贄也私命之曰惡重事勿對憬陳論贄不可曰臣所奏事惟憬得知陛下勞心委曲防護是於心膂之內尚有瑕迹之拘職同事殊鮮克有濟非無私之德也由是觀之贄豈擅權而排憬者哉由中書過門下而自懷猜阻疑贄外已耳然則能言之而不能行之蓋聞此理而口言之筆書之未嘗反求諸心也心與理二未有見才而不疾

一見功而不忘見賢而思齊見不善而能改者也

賢耽陸贄盧邁趙憬為相百官白事吏讓不言奏請依至德故事宰相送秉筆以處政事旬日一易詔從之其後一日一

易

人誰不學而其見有深淺正邪之異人孰無才而其用有小大遠近之別以成周之盛聖賢輩出亦不使召畢毛芮並為冢宰必於其中擇一相以統百官也唐乃用四五人為之權鈞勢一迭相推避賢者不得有所施亦賢者得有所容夫豈治國之良計乎旬日一易筆亦何愈於一日一易一日一易筆亦何益於旬日一易均之狐裘蒙茸吾誰適從由是知人君之職任一相乃不可易之道特在乎識賢否耳

韋遣使說雲南王異牟尋遂拜吐蕃歸唐復南詔舊名  
哀狄之雖人自中國何與焉天子有道內治民安邊圉得人  
雖四夷之勢連環于外不能為吾害苟為反是雖使一方  
瓜分瓦解然一燭之火亦可燎原故凡從事於方外之績  
者鮮不自及以太宗英武禽制百蠻無不如所欲亦未有  
離而不合服而不叛者也李鄴侯思扞吐蕃故力勸德宗  
與回紇和親而招雲南大食天竺以分吐蕃之勢於是韋  
阜遣使要結異牟尋而異牟尋拜吐蕃向中國此後吐蕃為  
邊患益稀豈非其國盛衰自有數耶然後數十年唐室之  
禍不起於吐蕃乃起於雲南以此知中國當自治以為強  
於非我族類者盡知圻固封守來則不拒不來則不強然  
後會堂之患不召於藩籬之外矣

上欲修神龍寺須五十尺松不可得裴延齡曰同州一谷水  
可八十尺上曰開元天寶間求之猶不可得今安有之對曰  
天生珍材固待聖君開元天寶何從得之

德宗之好諂而甘受佞人也雖面斥其祖而怒不坐蕭  
復書盧杞使之正言則以為輕已絕然而怒裴延齡之言  
其悔慢不敬亦甚矣則安敢聽之不以為辱乎嗚呼色自  
毀其先安得使人之不蔑已耶

裴延齡曰短陸贄於上趙憬之入相贄實引之既而有憾密  
以贄所譏彈延齡事告延齡故延齡益得以為計上由是不  
直贄罷為太子賓客

趙憬言於德宗嘗以任賢為急使其與陸贄異時必景仰  
慕用之不足矣及同在相位非惟不知其賢又忘其引薦

疑其專擅反與裴延齡比而去之矣非甚重乎昧於是夫  
賢不肖之辨如此又况憬懇懇於用賢乎而何爲其然哉  
曰君子之知貴乎至知之至者如知水之濕知火之熱知  
美色之可愛知惡臭之可惡雖不幸而瞽而聵此知不可  
亂也知之不至者猶士而言學言善言道言中言誠言性  
言仁言恕言鬼神得其形影之似而已學以記誦斷善以  
柔弱斷道以玄妙斷中以隨俗斷誠以推朴斷性以靜斷  
仁以愛斷恕以寬容斷鬼神以幽冥斷是皆形影之似而  
非其至也窮理不至則在我者有蔽而不盡在我者有蔽  
而不盡則在人者安能洞達而無惑乎標以往賢爲急而  
不知賢者爲誰正此類也既不能知賢則亦不能知不肖  
此憬所以與延齡比也是故大學之道必先格物格然後

知至知至然後意誠意誠然後心正心正矣又曾有黨議  
郭善忠貞之事哉

初湯城自處士徵爲諫議大夫日夜痛飲至是陸贄字子微忠州  
別駕上怒未解中外以爲罪且不測城守延英門上疏論延  
齡姦贄無罪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若相延齡城當壞自麻慟  
哭於庭

陽城賢矣惜其未盡善也諸諫官言事細碎信爲有失城  
登諫固至是七年豈皆無大事可言乎開悟人君必有其  
漸防遏邪佞必於其微陸相見踈延齡被眷夫豈一日之  
積毫釐不伐至用斧柯則用力多而見功寡矣故君子以  
爲城未知陰陽消長之義者也絲綸之言非可壞之物天  
子之廷非慟哭之地使上必欲相延齡先聞此言遂城而

後行之者何不可故如城所爲山人處士踈直質野之態  
耳雖然坐於上姦熾於下語論三聲正氣凜然陸克於  
死裴不果相其有功於唐甚夫矣豈風流文雅委蛇醞藉  
者所能及哉則城亦未可訾也陸公在翰林諫爭十從六  
七自爲相十從三四故愚惜其去之之晚有違乎不可則  
止之義也

以竇文場霍仙鳴爲護軍中尉初上置六統軍以處節度使  
罷鎮者相承用麻紙寫制至是文場諷宰相比統軍降麻翰  
林學士鄭綱奏曰故事惟封王命相用麻今以命中尉不識  
陛下特以寵文場耶遂爲著令也上乃謂文場曰武德貞觀  
時中人不過負外將軍同正自輔國以來陳瓌制度朕今用  
爾不爲無私若復以麻制宣吾天下必謂爾爲我矣文場叩



頭謝上謂綱曰宰相不能違拒中人朕得卿言方寤耳

祖宗成憲惟子孫不知也知則必信之矣知而不行則未  
如之何矣武德貞觀時中人不過負外將軍同正德宗既  
知之自輔國以來墮壞制度德宗又知之則何為不改而  
命為護軍中尉也其言曰朕今用爾不為無私此其病也  
有私不自克入之通患亞聖之資惟善是從欲萌動差隨  
即克之次則審輕重受大小然已之不得肆而必歸於理  
焉罪莫大於故德宗不令其私是吝也是遂非也是不移  
也是自弃也是樂其所以士也然人心有所蔽亦有所明  
肅宗寵任輔國而惜宰相嘉叢冕之不從德宗委任竇霍  
而惜白麻答大臣之不拒當是時苟有賢公卿誠心足以  
感格乘其明而啓達之收還兵柄不付中人安知德宗之

終蔽蔽上之初用竇霍分典禁旅也陸贄李泌爲謀議之  
臣李勉盧翰劉從一居強諳之地皆不聞諫也安得不均  
其責乎

上自陸贄魚允不任宰相所取信者取延齡李齊運王紹李  
寶章執誼章渠牟皆權傾宰相渠牟陷躁尤見親狎

德宗以宰相不足任則曷若以此五六人者爲相以宰相  
可疑則安知此五六人之不予欺也慮其據相位爲黨故  
不以爲相則安知其今不已相朋結也是皆無識獨以韋  
渠牟觀之然後知上所私厚以氣類合其當其時固不可  
諫事往矣又何足訛直可爲後來人主之戒而已人主之  
尊如天日月星辰麗焉風雷雨露降焉高明廣矣莫可階  
及乃引取人所疵賤以滓穢太清其自辱也不亦多乎

光祿少卿張茂宗許尚義章公王未成昏而有母憂請起復  
為左衛將軍左拾遺蔣乂諫曰古有墨衰而從兵革之事者  
未聞駟馬起復尚主也太常博士章彤裴堪亦上疏諫上不  
從命趣下嫁之期

朝廷所為下所視效四方面內而化焉今乃教人以喪昏  
雖不立法而人固式之矣帝甚美天下婦之儀也駟馬天下  
婦之表也而可以喪昏曾姓何責焉昔魯文公即位二年  
八月使大夫如齊納幣暮秋非之謂其喪未終而圖昏也  
娶在三年之外喪未終而圖昏猶且不可以其志哀也况  
身有衰絰如之何其易之夫當衰絰而服吉服異章甚焉  
常人所不敢為而德宗拒諫甚力仍促昏期不以為異者  
豈惜然不知理義哉良由習見易月之事廢直之矩故也

是以聖王以身化人而輔以法制已則無禮蔽人之服也  
難矣

官中市外間物名為官市實奪之也

百姓豪奪縣令得而治之縣令強取郡守得而治之郡守  
倚法以削搜察使得而治之宰相用又讎斂天子得而逐  
之天子而兼是數者不恤咨然不畏非議納諫則無  
如何矣匹夫交易費不相直取而有之勞觀不平廉者愧  
耻富有四海而行同匹夫書之青史千古不泯豈非永監  
哉

太學生薛鈞師事陽城坐言事徙連州城遠之郊上以為黨  
出城為道州刺史

人心之所服者公而已矣其所敬者義而已矣薛鈞以言

事流徙則未其所言是歟非歟果其非也陽城約有師弟子之分出郊送之猶未得比諸樂布楚何罪其是也則朝廷徙無罪之士入先生送無罪之弟其美在德宗而不在司業何乃并城逐之不義而又不善其不公而不為法况可以勢利誘以威武脅耶德宗自以薛約有罪可其必使陽城亦罪之然則我違道之好臨人亦當好惡我徇情之毀譽人亦當毀譽其拂理不亦甚乎雖然德宗為是蓋不為薛約為為陸贄則亦欲蓋而彰耳

渾瑊薨

德宗破朱泚及李懷光李晟馬燧渾瑊三人是賴程櫻臣也忠烈堂堂戰伐之多蓋餘事矣然而稽之清議則燧瑊

之譽不若西平之懿何也其為信戎狄以與盟而臣主歡  
其耻番燧與良器有隙弼以奉詔為原室使平涼之愿終  
唐不雪故二君忠烈雖無可訾若乃憂深思遠之明守正  
不拔之操則方是遠矣是故以時論之時運不可留以事  
論之事往無所係以人論之自駒過隙穆然而已獨有是  
非之理出乎人心者愈久而終在所以志士仁人一言一  
動必以仁義為歸謀人國家不以功利為尚者良有以也  
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因討吳少誠大募戰士恣行誅殺有  
據漢南之志士方姑息藩鎮無如之何

德宗有制斷四海之勢帝鋒銳銷爽一至於此猶也不知  
持志之方為氣所動也聖人喜怒在物而不在己眾人喜  
怒在己而不在物惟喜怒哀在物故登十六相以資也流

四凶以其罪也若持衡若懸鏡若用尺度輕重妍媸長短  
我無與焉是以其德行其威立而天下服惟喜怒在己故  
忠賢如李晟蕭復姜公輔陸贄陽城則惡之忌之疎之斥  
之跋扈如劉怵吳少誠李知古李萬榮于頔李錡之徒則  
畏之下之撫之綏之若飛御之悍馬若慈母之驕子若守  
門之大盜動靜欲惡死生我不能自立焉是以其德不流  
其威不肅而天下侮玩之矣慕其氣而氣衰矣志不為主  
故宜剛而柔宜怯而勇奮然而斷乃不當斷者也惕然而  
懼乃不當懼者也使其知持志之方義理是源豈有此患  
乎

濠泗觀察使杜兼惡幕僚李藩誣奏藩搖動軍情上大怒召  
詣長安望見藩儀度安雅乃曰此豈為惡者耶

古今之事一也觀古事而是非明處今事而得失亂者何  
也有意與無意也其於涉已不涉已者亦然李藩從下土  
來在諸公卿未有向背在諸中尉未有忤違德宗視之猶  
日方中也故不待聽言觀行但以其儀度安雅而知其非  
爲惡之人也使虚心平意照臨百官每每如此雖不爭不  
遠矣故嘗論之見人見已皆如閔鑑中之象察情燭狀皆  
如觀水中之影執古御今皆如用尺寸之度通權合變皆  
如持關石之準參照彼已皆如挈四平之規綽正莊幽皆  
如陳一直之繩然後不出戶而知天下坐於室而明四海  
考諸三王而不謬以俟百世而丕惑矣不得此而南轅北  
何以爲君不得此而其面舜何以爲君非格物格物何以  
啓進此之塗非強恕求仁何以克復此之存誠自天子至



于匹士必明夫大學之道而後可也

具少誠擊韓全義宴敗之會少誠致書於監置者求殺洗朝  
廷亦厭用兵詎赦之復其官爵全義至長安實文錫掩其敗  
迹上禮遇甚厚全義稱足疾遣司馬崔放入對赦為全義謝  
無功上曰全義招來少誠其功大矣何必殺人然後為功

天之生物均於生之而已美惡在物天無意厚於美而薄  
於惡也故五穀松柏與臭草毒木同育乎雨露之滋鳳凰  
麒麟與梟獍狼虎並安乎覆載之大若夫裁成輔相以補  
其不全則在人矣是故或執畜之或雜斬之或靈異之或  
驅放之然後萬物各得其所聖人治物尚爾况治人乎是  
故遏惡而揚善先德而後刑內君子而外小人尊君父而  
抑臣子貴中國而賤夷狄重農桑而抑末作隆經學而後

詞藝師王道而鄙霸術崇正理而絕異端追雅頌而放淫  
溺皆所以調御一氣扶持皇極以全天地之功而盡三才  
之道者也以內君子外小人一事論之見其爲君子矣則  
必保護之安存之如養禾稼者去其稂莠及其蟲賊則君  
子得以盡其心見其爲小人矣則必制馭之防閑之如治  
疾病者絕其本根虞其再作則小人不得肆其效能如是  
則人主之職舉而治可望也德宗則不然以待小人之方  
待君子以禮君子之具禮小人故蕭陸姜陽諸人以毫釐  
忤犯其罪彌天而於實文場韓全義則以罪爲首爲之  
說委曲庇覆惟恐傷之其亦昧於己職其矣

李錡既以貢獻固主恩又以饋運結權貴恃此驕縱浙西布  
衣崔善身上封事言官市進奉及鹽鐵之弊與錡不法事上

命械送錡錡生瘞之

德宗殺崔善貞與趙奉璋李少良之事類乎曰吳類李林甫怒奉璋言己玄宗不知也代宗怒少良漏言不專爲元載也善貞言官市進奉觸德宗深病德宗乃假手於錡使肆其酷毒以快己與諸宦者之心不君甚矣夫不正名人臣所犯而加以惡名此乃姦人所爲何有人君惡人議己而激怒於僭亂之藩鎮致納忠之士死於戕賊如是而可以爲君乎殺諫臣者必亡其國德宗幸而免幸非君子之所徵也

翰林待詔王伋善書山陰王叔文善其俱侍太子叔文請詭多計自言讀書知治道常爲太子言民間疾苦太子嘗欲極言官石之害衆稱賀退叔文曰太子職當視膳問安不宜言

外事陛下如疑太子收人心何以自解太子大驚遂大愛幸  
與任相依附密結名士求速進者柳宗元劉禹錫等七八人  
爲死友

小人之有才者豈無一言之當一行之美顧大本不正故  
終歸於邪耳君子之非成德者豈能言皆中倫行皆中慮  
顧其志在於善故終歸於不爲惡耳王叔文止太子勿預  
外事是也以此一言兼收其餘此堯舜所難而孔子所改  
也易曰進以正可以正邦叔文誠知讀書知治道豈不知  
進身之禮士之仕也猶女之嫁也故列子書言懷寇嫁於  
衛嫁者使禮備然後行不則野合真鑽穴踰牆相去幾何  
矣叔文誠讀書知治道乃以奕秋小數符詔供養雜於伎  
藝卜祝之間是所謂不由其道者也柳宗元劉禹錫以是

觀之則豈至迷於所從陪身不義哉

永貞元年正月太子病不能言帝疾甚凡二十餘日中外莫知兩宮安否癸巳帝崩倉卒召翰林學士鄭絪衛次公等至金鑾殿草遺詔宦官或曰禁中議所立未定次公曰太子雖有疾地居寡嫡中外屬心必不得已猶應立廣陵王緡和之議遂定

范祖禹曰昔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憑玉几以訓之以元子而付之王崩太保逆子釗于南門之外所以顯之於衆也然則古之立君未有竊取諸宮中而立之出於宦寺婦人之手者也顧命之書所以爲萬世之法而後世之君貪有天下以終事爲諱以後嗣爲忌是以繼承之際鮮有能正其禮者順宗爲太子二十年一旦雖病已有社子而官

者猶有它議或太子幼弱儲位未定幾何而不變也德宗在位歲久最爲猜忌及其將沒不能召宰相而屬以社稷儲君廢置繫於宦者向非次公能沮其謀幾有趙高之事矣

貪人必吝不可取而取之曰貪可與而不與之曰吝德宗好貨財親小人小人貨財固一物也既專意棄斂不復顧義理所在惟得是務不復以賢才爲意惟利是從至其甚也或記其進奉之名而授以旄鉞或悅其進奉之言而貸其罪矣於金玉幣帛尚眷眷如此况天位之貴海宇之富肯使其子孫得之乎故惟貪爲吝相應之符也順宗自去年九月風瘡連正月未愈長子廣陵王淳年二十有八矣英眷之姿可付大器德宗於是焉建爲皇太孫使攝行聽斷則有光于高祖眷立之事豈不美哉身自抱疾子又病

廢者戀遲留計不早決賴天未喪唐鄭衛二公會逢其道  
得以片言遂定國是設有宦官如李輔國仇士良之姦凶  
專橫廢長立少先議于禁奧之中亦誰敢違故德順授受  
不係於太子壯長儲位久定也范氏之論非矣自禹傳子  
後世遂爲成法明哲之君處死生傳代動爲天下則言爲  
天下道如顧命所載者偉矣然仲尼猶曰大道之行也天  
下爲公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况夫貪有其位吝于子孫  
則聖人何以言之哉

魏晉書史管見卷第二十四

順宗

唐紀

聚京兆尹道王實通州長史

按司馬氏所續資治通鑑不取新唐史以其多矣也至順宗實錄則取韓愈所撰者十居八九以其可信也今舉李實一人觀之曰實爲京兆務徵求以給進奉言於上曰今歲雖旱而未苗甚美由是租稅皆不免人窮至壞屋賣瓦木麥苗以應官優人成輔端爲謠嘲之實羞其誹謗朝政杖殺之至譴市里驢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實由間道獲免此皆韓筆也而韓與實書曰愈來京師十五年所見公卿不可勝數皆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有赤心憂國如閭下者今年不雨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



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  
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賊摧縮銷沮竟士魄喪影滅迹  
絕非閣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愈少也  
從事於文學見有忠於君孝於親者雖在千百年之前猶  
敬而慕之况親逢閣下得不候於左右以求效其懇懇乎  
愈尋為監察御史即上疏論京畿百姓窮困應今年稅錢  
草粟徵未得者請俟來年蠶麥遂貶山陽令夫李實一人  
耳而韓公言之獎之如二人焉韓公蘄至於古之立言者  
以是教人曰無誘於勢利今書與史並行使人將何從故  
嘗試評之此未免涉乎文士之通患也孔子曰吾之於人  
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  
以直道而行者也毀譽各當其實則人無干譽遠毀之詐

三代之民如此故聖人之譽人也必因其已見之美雖不自言其毀人若春秋所貶皆因其既然之罪如鑑之妍醜夫何心哉今昌黎伯載實於史者不敢以非爲是是其公也而稱實於書者未免於以不肖爲賢乃其私矣公與私特在乎有求無求之間一有文華之士微其所爲將以入之今日譽之爲伊傅周召既而不得所欲明日毀之爲共壤康來搖毫撥藻留留不以爲愧安知無作俑之自乎故言行君子之樞機不可不慎也

德宗末十年不赦至是始追忠州別駕陸贄等赴京師贄未聞命而卒贄之秉政黜李吉甫於外既而爲忠州刺史贄門人以爲憂吉甫忻然以宰相禮事之

德宗十年不赦美政也而所以不赦者獨爲左降臣儉是

則褊心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謂此類也雖然君子不失  
口於人何況赦令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言之斯行之矣言  
而不行是人君自侮其言也爲大臣所沮是侮人主之言  
也皆不可也故赦而不行猶不若德宗惡人之幸赦而故  
不赦之愈也夫刑禁人之望解釋逋負人之望蠲除何啻  
於焦枯之望雨澤哉故易以解卦明之曰雷雨作解君子  
以之赦宥焉但不可以爲故事而妄下耳苟以爲故事而  
妄下則必文具而實不至水旱之逋負名曰蠲除而督之  
不置也縉紳之刑名曰解釋而拘之不舍也其蒙實惠  
者直冠賊姦究耳然則可不慎乎李吉甫雖非端士然栖  
筠之子稔聞典故矣故於陸贄貶中不敢感宰相之禮比  
之挾怨私觀時勢肆意陵藉不爲朝廷惜重體不爲貴者

有禮貌如李巽之徒相去遠矣于是陸贄與之交裴均與之言上則憲宗委之彼有以取之也故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矣史稱贄在忠州闔戶而處人不識其面避謗不著書但集方書而已嗚呼贄之爲此以德宗猜忌故也大臣遷黜固不當通人事有述作藉用白茅慎之至也雖然虐政虐世如武后朝以謀反一言毒痛四海又安問其罪之有無也

以給事中陸淳爲太子侍讀更名質韋執誼自以專權恐太子不悅故以質爲侍讀使潛伺太子意且解之及質發言太子怒曰陛下令先生爲寡人講經義耳何爲預他事質皇懼而出

孔子春秋旣成門弟子無愛其義者後乃有公羊穀梁氏

作傳箕乎左氏叙事而已歷秦迄漢至唐凡六七百年而後趙匡陸淳啖助三家出焉其發明聖人之意為多蓋有功於春秋者春秋書絕侯來朝明君子不可主非所主也書滅項明事君者不當阿黨大夫也書宋人執鄭祭仲叔孫得臣卒明人主當以義自立不可為人所役使也書公不與盟以明事之不義者以不與為幸也情冲與章執誼厚善為之掩惡於太子受其令而不辭名在八司馬之冠一何悖春秋之甚哉故窮經旨而不歸之義理則經必不明索義理而不歸之於心則理必不得心不得理則心也理也經也猶風馬牛之不相及也太子曰講經義何為預他事此失言也善講經義者必以今世之事參之然後其合否可斷惟文通學不治心心不自止是以罔知所對

耳

韋執誼初爲王叔文所引用既得位欲掩其迹且迫於公議時爲異同遂成仇怨

華門圭竇之士知自修者猶必慎獨慙愧屋漏故詩曰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又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灼堯爲天下宰乃陰惡而陽善實不肖而文賢欲以欺世盜名其能不敗乎韋執誼與裴延齡韋渠牟爲輩流固無所責矣然知王叔文之不善有不可從則其良心未盡亡也良心未盡亡聖人固教之而不絕也是故欲掩其迹則曷若不爲道於公議則曷若盡改旣與爲異以取恕於君子矣欲爲同以不惡於小人矣天下無此理矣孔子曰小人間居爲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肺肝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

必慎其獨也然自古如此者多矣爲利回義疚之尤亦可少戒矣

憲宗

唐紀

荆南獻毛龜上曰朕所寶惟賢自今珍禽奇獸皆毋得獻人君取象於日者以其明而已凡爲鬼爲蜮爲欺爲姦必於晦冥莫夜之時日之方中物無遁照雖使之爲姦欺鬼蜮畏人見焉必不敢陳于前矣故明君臨下如日之方中昏君猶晦冥莫夜之時耳憲宗始初清明牙發一語詎使邪佞聞而喪膽便僻側媚噤無所施志士仁人洋洋然動其心忠臣義夫我我然纓其冠相與趣乎光明之旦熙洽之會皇人元良萬邦以貞豈不信夫

監修國史韋執誼奏始令史官撰日曆

古者史官出掌其職大臣不與天子不觀故得直筆取信於後世其次則如身觀之制史官日隨仗亦隨事記之猶為近古自李義府許敬宗不許史官聞仗後事以行其私妣請又建令宰相撰時政記意欲迷眩千古韋執誼又奏令史官撰日曆日曆云者猶起草也將加是正而潤色焉耳苟數人者誠無私意何用為是紛紛以其請建之紛紛則其証上行私之心欲蓋而益彰矣夫天下有公是非不為言語文字可以變移白黑淆亂忠邪變義府敬宗執誼之惡至于今不泯有志於垂名竹帛者皆修而已矣

四川節度使韋臯薨支度副使劉闢自為留後表求旌節朝廷不許徵為給事中闢不從命遂以為西川節度使諫議大夫韋丹曰今釋闢不誅則誰不為叛上善其言以初嗣位未



能討也關又求領三川上不許遂反上欲討之而議者以爲蜀險固難取杜黃裳獨曰取之如拾芥耳神策軍使高崇文可用願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關必可擒翰林學士李吉甫亦勸上討關上從之於是用兵討蜀以至威行兩河皆黃裳啓之也

饑饉之士拘繫之見猶印圈符契何適而不然惟明者斷之則如杲日中天而重雲散東風普地而冰凍釋耳蜀越險固惟劉玄德諸葛公在焉雖曹操司馬懿不得窺其藩自餘未有不破者况劉關倉黃竊據非素得士民之心志而公卿議者闕然以爲難取獨諫議韋丹贊計於前翰林李吉甫啓沃於內而杜黃裳當國決策且薦將臣憲宗之意遂決嗚呼討平禍亂興起治政所患有二又主無意

也有其意而無大臣助之二也就二者論之君求同德之  
臣為易得臣求有為之君為難逢德宗姑息藩鎮晚而益  
甚視其朝如無人焉憲宗一日當守賢相良將患言嘉謀  
並出輦轂之下具僚之中不待招于四方而後得也故討  
平禍亂興起治功惟患人主無大有為之志焉耳雲從龍  
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矣

上與宰相論自古帝王或勤勞庶政或端拱無為何者可從  
杜黃裳對曰人主夙夜憂勤不自暇逸然勞於求人而逸於  
任人此虞舜所以能無為而治也煩細之事各有司存秦皇  
橫石程書魏明按尚書事隋文衛士傳餐非其道也

黃裳之言固要矣然夙夜憂勤不自暇逸必有其事苟無  
其事而徒然憂勤則憂何所憂勤何所勤哉侵官不可也

兼于庶言庶獄庶慎不可也然則當何爲哉  
得賢材布之列位矣於是朝以聽政則公在左  
右諫爭七人訓告教誨而無息朝矣晝以訪問則監于成  
憲學于古訓多識前言往行與萬民之疾苦物情之幽隱  
而無息晝矣夕以修令則思夫應遠慮夫榮辱慎而後出  
奠而後發不敢苟也而無怠夕矣而又無淫于觀于逸于  
遊于耽于酒于樂而又盤有銘几有戒杖有詔墨有箴圖  
有規藝有諫矣所以寅畏祗懼不使放心邪氣得設焉者  
如此夜而寢息則又有鷄鳴之賢妃卷耳之淑女警戒相  
成不懷宴安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此乃憂勤之事也憂勤  
如此此乃所以無爲也是故勤勞者非衡石程書衛士傳  
繁之謂也無爲者非遺棄萬務塔然兀然之謂也稽無逸

周公之言則人君之法具矣。黃裳非有隱也，其所得如是而已。向使李林甫、盧杞承此旨，必有邪謀入于左腹，措其君於酖毒之地而盜其權柄矣。

策試制舉之士

制策亦以空言取人，然其來最古。得人亦多，至于末流，應科者既未必英才，而發問之目往往摘抉細隱，窮所難知，務求博洽之士，而直言極諫之風替矣。要必深詔中外，精求方聞有學行者，勿令先獻所業，直召至殿庭而親策。以當世之急務與夫政事之闕失，使舉古治宜於今者，如其可采，則就加任使，以合於堯舜奏言試功之舉。則瑰瑋傑特之才，不困於黜揚淘汰，而國家收多士之實用矣。

李師道自為平盧節度副使，杜黃裳請乘其未定而分之。上

以劉闢未平命師道為留後

因幾而制與失幾而治其難易十相倍也平盧擅龍交位杜黃裳欲因其未定而分之良計也憲宗蓋與反復論辨其始終則黃裳必有慮豈空言哉乃遽以地授師道他日討之勞費為如何故君子言難平者事也易失者時也智者接於事而必平敏者及於時而不失也

高崇文平蜀上謂杜黃裳曰卿之功也

人臣之義有功不處非苟為避讓理固當然含章可貞無成有終著于坤卦六三之象故在禹則曰不自滿假在皋陶則曰予未有知在益則曰滿招損謙受益在周公則曰予小子旦非克有正在讓則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在禮則曰善則歸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是公自古人臣立

勳績事其君勞之必對曰此君之靈也臣何力之有焉能  
如是在也失恭順之道在上不生忌惡之心故曰臣何  
力之有焉者歟功名之正法非詭對也主濫不知此義上  
表自明枉畫囊不知此義披襟披說詭對多矣

衡少宰山人李瀚為左拾遺辭疾不至朝政有失輒附奏陳

論

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伊尹未受三聘之禮固不與  
湯言伐桀之事傳說未應百工之求固不與武丁論遜志  
之方故不在其位而為之謀與居其位而不為之謀所謂  
師過而商不及皆不得中行者也君子之觀伊尹以其慕  
焉然與其幡然為出處之決方其慕伊尹也初無毫髮當  
世之念及其幡然也乃有弄舜君民之心諸葛孔明臥草

蘆中木求聞達及感玄德枉駕然後許以驅馳古之達人  
心無二用如此由是觀李渤辭撻則不當與開朝政許國  
則不當辭疾山居豈尚論景行有未詳乎

杜黃裳有經濟大略而不修小節故不得久在相位

以尺朽而棄合抱之木不得稱爲良匠以二卵而棄千城  
之將不可聞於鄰國杜遵素頗通餽謝自其失也憲宗方  
欲張皇六師削平僭亂恐寧舍小以取大乎使遵素有子  
首之短未志貨殖者厚賜予之名田金幣充拓其家而資  
其長筭黃裳之才業展矣惜哉以憲宗之明而使輔相有  
不獲自盡之嘆也

李吉甫爲相謂中書舍人裴瑄曰吉甫流落十五年一旦蒙  
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爲

我言之均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吉甫得人

人主不自用而任宰相宰相不自用而任卿大夫任各得其人雖唐虞不越是矣或乃量褊迫而多疑阻則怙寵專位惟恐人之軋已故譖翊踈斥之計日生于匱中忠賢智能之士盡置之度外如林甫盧杞然終亦何益矣李吉甫不得在端亮之列然於陸敬輿能忘纖介之憾於裴均能輸訪問之悃此固君子之高致也夫聽言莫難於受薦以人才志趣有異有同故忌克之人必自選擇以防參商矛盾之爲己害也今吉甫一旦用均所疏三十餘人曾不猜靳知人之明雖在裴均得人之譽竟歸吉甫誠率是道而不變其相業可少些耶



上嘗問李絳曰諫官多謗訕無事實朕欲誅其尤者二人  
何如對曰孜孜求諫猶懼不至况罪之乎上等其言上皆謂  
宰相曰以太宗之聖諫者猶往復數四况朕寡昧自今事有  
違宜卿當十論無但一二而已

憲宗可謂從善如轉圜者矣初欲誅謫諫官或聞李絳之  
告乃命宰相以事當十論蓋畏德之不美而治之不成也  
其心方虛志方銳故善易入人君之賢莫大於善易入昔  
者舜之爲帝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  
禦此所以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憲宗之志未必及  
此然上有文皇從諫之效近有德宗復諫之失故其心易  
於納善可謂知所監得所法其中興也不亦宜乎

山東節度使于頔懼上英威爲子季友求尚主上許之季

諫上曰非卿所知既成昏頓出望外上令諷之入朝謝恩頓  
遂奏詔

莫貴乎天子之女而唐世入主或以女嫁夷狄或以女嫁  
叛臣是以女爲餌人之具也李絳之諫所宜聽從憲宗反  
以非卿所知推之則亦謂絳論雖正我方用權而已以女  
餌人夫豈所以爲權乎頓不朝謝得婦而來朝是其朝  
在謝得婦而不在乎諸侯朝天子也其辱大矣憲宗不以  
爲耻由祖考素輕其女其所由來父矣故習不可不慎也  
御史中丞盧坦彈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晟浙東觀察使闕濟  
夷違物進奏上曰朕已釋其罪不可失信坦曰赦令陛下之  
大信也奈何弃大信而存小信乎上乃命歸所進於有司

正月赦令禁長吏進奏三月初晟闕濟表故違約束自常

情觀之致臣冒法行險嘗試其君者也憲宗受而不罪然則二臣非敢嘗試乃見主心之微而申其所欲也李之憲宗溺於聚斂踈遠君子甘心小人最濟夷可謂無辜矣使憲宗無悅之之意則當下詔以民賦有常為臣所進何所從出遣清正御史往考覆必必有倚法以削之事則以其物代兩道百姓常賦而嚴加黜貶然後足以示戒今一切不問而歸所進於有司庸何愈顧以不欲失信為辭長養一指而失有背為放飯而問齒法飾小名妨大德孔子之所惡也

右僕射裴均素附宦官得貴顯嘗入朝踰位而立中丞盧坦揖退之均不從坦曰昔姚南仲為僕射位在此均曰南仲何人坦曰是守正不交權倖者坦尋改右庶子

虛坦面折裴均憲宗弗見也而坦被斥何也圭均之官官  
譖之也譖之之言不得聞矣憲宗聽而不與理坦家其籍  
聞而弗得白故陸贄曰凡譖人者懼於公辨或去歲月已  
久不可究尋或去事體有傷須為隱忍或去惡迹未露宜  
假它事為名或云但弃其人何必明言責辱此皆德宗之  
失不謂憲宗亦是故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  
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  
已矣

淮南節度使王諤厚進奉及賂官官求平章事翰林學士白  
居易諫事遂寢

任官官喜進奉德宗之大弊終身之膏肓也憲宗遠慕貞  
觀之治而近循正元之失何也殆亦幼少出入乃祖左右

習聞熟見固以是爲常事而不之恠歟夫官吏不滌之罪莫汙於受賕百代不變之法也杜黃裳有經濟大略而以通僞謝無清白稱遂罷相俾人君以一身表正萬邦乃納藩鎮賄賂又欲以宰相賞之尚何官吏之責哉必以爲無害則監臨受賄之法可廢苟一行一否又何以示天下之至公乎此言之庶有身乎故嘗觀天地之德天德主施萬物資始而清明粹精一毫不係也坤爲吝齋難化貨萬物其益無方而歸根養本皆反於土故清於物欲者其趣汙達於理義者其志潔故人君當位乎天德也

嘗問裴均爲理之要對曰先正其心

裴均正心之對可謂大臣之言矣然進德者必有所行故事故顏回問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顏回曰請問其

孔子乃告以四勿四勿者克己復禮之事也正心亦然使  
憲宗能問曰心一也若何而有不正正之道如何均必  
有復于主矣茫然以正心為務而無所用力則猶人知食  
之可以飽而不能饜也又安所食乎

給事中李藩在門下制勅有不可者於黃紙後批之吏請更  
連素紙藩曰如此何名批敕裴均薦藩有宰相器擢為門下  
侍郎同平章事藩知無不言上甚重之

裴均嘗論事諫官喜批敕給事此宰相所難能均何以能  
爾觀均告憲宗為理正心之言則知均之方寸不為利回  
不為義疚矣政出於廟堂而諫官論之是拍撫我也勅出  
於宰相而給事批之是輕忽我也沒則猛甚則怒又甚焉  
則斥逐誅殺隨之其防人言甚於寇敵孰有禮讓大度以

天下理亂爲己責而不橫私其身如裴弘中者乎嗚呼其賢矣昔司馬遷慕用晏嬰願爲執鞭而不可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而心好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愚於弘中亦云

山南東道節度使裴均於德音後首進奉李絳白居易請却之上今付度支既而有旨進奏院自今諸道進奉無得申御史臺居易復以爲言上不聽

攻病者不去病源而徒飲以藥藥不對病雖曼澤怡而膏革充盈病固自存也任官官喜進奉憲宗之大病也李絳白居易於此二者當朝夕納誨必期於格君非心如晉元之覆盃如符堅之止獵終身不爲則天下之治始可望矣病本不除今日勸以用賢用之必不力明日勸以去不肖

去之必不果雖目前暫得治安之效亦終於危亂而已矣  
祖甲不義一聽師保之訓克終允德成王信讜一悟周公  
之忠無敢昏逾夫豈過而不改改而復作哉雖二君天質  
美茂良由伊尹周公治病有方耳由是觀之李白諸公斤  
救之道抑未至歟

中丞李夷簡彈京兆尹楊憑貪汙僭侈貶臨賀尉親友無敢  
送者操揚尉徐晦獨至藍田與別後數日夷簡奏晦爲監察  
御史晦謝曰平生未嘗望公顏色公何從而取之夷簡曰君  
不負楊臨賀肯負國乎

或問徐晦李夷簡所行孰難曰晦不以夷險背恩風義之  
事也夷簡方彈劾楊憑而不遷怒於晦非宅心以理者不  
能較之二子夷簡難矣凡人鮮能不遷怒者以甲有罪必



非甲之父子兄弟姻戚黨與而惡之至或取反親賈友之人以示向背從違之利害於是交際之道缺士夫之行惡矣由是論之夷簡之賢豈易及哉

以吐突承璀爲左右神策河中河陽浙西宣歙等道行營兵馬使招討處置等使白居易奏曰陛下念承璀勤勞富貴之可也至於軍國權柄動關理亂豈可徇一時之情而取笑萬代乎

人君欲富其臣非厚祿不可欲貴其臣非高位不可加厚祿高位於奄尹以報其勤勞先王無是也白居易於是失言孟子曰不直則道不見盍亦直舉太宗故事內侍者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守門傳命而已自中宗明皇墮壞尤烈而甚於德宗將有弑君亡國之禍願盡剷此弊追復貞

觀憲宗方欲中興唐室心雖有蔽未至於昏可爲忠言  
知其不遂開納耶

河南尹房式有不法事東臺御史元稹奏攝之擅令停務朝  
廷以爲不可召稹還西京至敷水驛有內侍破驛呼罵而入  
以馬鞭擊傷稹面上復引稹前過賤江陵士曹

菁莪之詩曰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良玉不  
燼精金不變人材如是者千萬人而一二耳禮義以維之  
名譽以崇之扶持成就如拱把之木至於合抱干霄者中  
人之資也伐之以斧斤牧之以牛羊則雖松栢亦不得遂  
况常木乎以元微之論焉其資甚美未爲小人之歸者憲  
宗敗之也稹當帝初上疏論事其言忠直削望出李絳  
之下爲中人所辱憲宗不念前日之讜言偏長宦聚之

氣勢不理前事又從而重譴之是風告天下使知守正之不利黨邪之得安也積本欲自修希附名勝既經折挫不克固守一變而從北司遂與賢人君子爲敵讎抑沮裴度以隳河北之績雖積下喬入幽祇自毀壞靖言其故由憲宗不能長育人材也嗚呼豈非人君之監殿

白居易嘗因論事言陛下錯上色莊而罷寮謂李絳曰居易不遜湏令出院絳曰居易言雖少思志在納忠今日罪之恐天下箝口矣上悅待居易如初

成湯有言萬方有罪在予一人盤庚亦曰邦之不臧惟予有佚罰况過誤出於己則聖賢之君深自克悔宜如何哉憲宗求諫納忠號爲英主而猶駭聞錯之一字况庸庸者乎雖然始怒居易以直忤己終從李絳以忠相益去非從

是如反覆手使每每如斯貞觀之治真可跋而效也

上問神仙果有之乎李藩對曰秦皇漢武學仙之效具載前史陛下方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苟道益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

浮屠氏謂死而復生黃冠師謂白日輕舉其言誕甚而人多惑之何也曰貪故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意滿志得所懼者死耳誠得如華封人之說棄彼白雲委子帝鄉豈非甚願顧自天地以來未有如是者鼎湖之事出於燕齊方士詭譎相承秦皇漢武畢力竭智求而不得矣李藩之論甚正而不足回憲宗者無以易之也傳說告高宗曰惟學遜志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憲宗未嘗求賢人講經術遜志于聖王之學也則不好浮屠必好黃老其勢固然

也誠使學爲王者事日月緝熙彼方知所不足欲罷不能  
異端何自而入耶

李絳諫上聚財上曰今兩河數十州不奉政令河湟數千里  
淪於左衽朕思雪耻而財力不贍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宮  
中用度極儉薄多藏何用耶

尚書載帝主治亂備矣曾無一言及於謀利惟禹貢記貢  
賦以修六府洪範列食貨以序八政非謀利也若夫稱不  
殖貨利爲盛德則有之矣詔乃具貝玉爲丕刑則有之矣  
謂萬民惟正之供則有之矣戒大臣倚法以削則有之矣  
散財發粟大賚四海而萬姓悅服則有之矣其丁寧反復  
相訓告相教誨者惟以勤以儉修德政用吉士守成憲去  
儉邪爲急曰如是則治則安則永年不如是則危則亡則

墜命上下千載若合符契所以謂之大訓不可違焉者也  
三鎮不臣河湟淪陷誠天子憂責無乃德有未修政有未  
善君子有未盡用小人有未盡去乎四者誠備矣不臣者  
必臣淪陷者必復非難事也四者有闕雖得三鎮取河湟  
亦安能保哉以是語憲宗則汲汲聚財適爲德政之累非  
所以服天下之心也且湯之於桀武王之於紂大小之勢  
相絕遠矣商周有德而用賢則桀紂不得保天下况以天  
子而臨藩鎮與夷狄乎苟以湯武爲師未出十年何患治  
功不立李絳用是開憲宗或可少藥其惑耶

弓箭庫使劉希光受賂事覺賜死事連吐突承璀貶淮南監  
軍上問李絳曰朕出承璀何如對曰外人不意陛下遽能如  
是上曰此家奴耳卿以驅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違犯去

之如一毛耳

憲宗心實難於去承瓘而言之何其易也誠以爲易者李絳白居易李元素李鄴許孟容李夷簡孟簡呂元膺獨孤郁裴均段平仲前後陳列甚力帝皆不聽而自謂猶去一毛斯毛之難拔不幾於劉更生所謂佞山乎今以他人事涉遽能出之非帝惡承瓘也姑以謝劉希光耳希光亦內侍也受人金錢罪抵死承瓘與其事縱不殺之豈不當配流而猶得出監方鎮之軍刑法太頗然憲宗則以爲重典矣既以謝希光又以過外議不自覺其情之泄於言也去一奄尹若驕兒隱齒欣然以語于人且其言又有失者曰鄉以驅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違犯去之輕如一毛未授以禁兵出爲制將曷重如之以是爲恩私可乎師出無

功使叛臣益肆侮玩比之與受賂者通情豈可同日語也  
才得降爲監軍未幾又爲左衛大將軍知內侍省矣以是  
知憲宗實眷眷於承瓘不得已而暫出之當時不能自克  
其私垂之簡冊使後人得以尋究見其心事豈不爲英明  
之累哉

李吉甫言天下已太平陛下宜爲樂

吉甫太平爲樂之言所謂一言而近於喪邦者也故殷遊  
無度十旬弗反者少康也靡明靡晦式號式呼者商紂也  
不敬天怒戲豫游衍者厲王也人生如寄椎當行樂者齊  
高緯也賦詩飲酒奏伎不輟者陳叔寶也魏絲竹萬八千  
人酒卮不離口者隋煬帝也若舜則儆戒無虞若禹則克  
勤于邦若湯則慄慄危懼若太戊武丁則不敢荒寧若祖



甲則無時豫怠若文王則自朝至于日中且不遑暇食周公纂之以戒成王曰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無皇曰今日耽樂如是者非民所從非天所順是人則有大過咎矣周公非特言之又自行之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如有所未合則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而行之然後知虞夏商周之太平誠可樂矣夫憂其所當憂然後能樂其所可樂若憂之不恤惟樂是務樂未畢也憂必及之聖賢無疆之恤者所以爲無疆之休也吉甫位爲上相乃以樂詔君陷於穆提婆江總虞世基而不自覺不亦鄙賤之甚乎

李吉甫勸上嚴刑上問李絳對曰王者尚德不尚刑上曰然他日子頤復勸上嚴刑上謂宰相曰頤欲使朕失人心耳吉

用失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

吉甫與李絳陳言處事折屈於上前者五六矣苟所執有理而折屈如此蓋辭位而去諸吉甫既不引退憲宗亦兩存之故隱忍耻辱重失富貴者固鄙夫容身之術而知其媚佞終不憎惡者亦人主宅心之誤使李絳而不獲乎上如吉甫其肯強顏于位哉

上嘗與宰相論治道於延英殿日旰晷甚汗透御服宰相求退上口朕入禁中獨與宮人宦官處耳故樂與卿等共談為理之要殊不知倦

憲宗亦可謂欲自振者矣深宮之中與宦御處聲色便儻耳目口體之所安也拂其所願強其所為捐其所習弃其所能者外廷公卿之言諫爭之論也苟非力欲自振誰月

以此而易彼此昏庸主所以甘心亂亡者也雖然憲宗知之矣曷不思所以勝之乎博延道德術業老成儒學之士使日直近殿聽朝之暇燕處其間或講明經旨或敷陳史籍或陳述本朝故事可以喜樂可以永日夫何宦御之足患哉故有志之君必常親賢士大夫無志者反是

梁守謙為樞密使

寵待宦官莫甚於德宗而樞密之名司馬氏獨於元和元年載知樞密院劉光琦今又見梁守謙為樞密使然則樞密之名未詳其所始而建使號則必憲宗之命矣自恭顯十常侍以來固已用事猶為中臣至唐末則樞密使與宰相同奏事聽進止平者力均強者權勝五代因以為二府處勳舊之臣委以腹心使監察宰相官職參系甚矣其源

人自憲宗啓之必欲稽古建官以邦禁歸之大司馬而罷樞密之職然後爲善也

吐蕃寇涇州李絳上言京西京北皆有神策鎮兵始以備禦吐蕃使與節度使掎角相應今則坐耗縣官每有寇至節度使邀與俱進則云申取中尉處分比其得報虜去遠矣縱有奔赴而無以相制莫肯用命何所益乎請割隸當道節度使使號令齊一則軍聲振矣上從之既而神策軍驕恣日久不樂隸節度使竟爲官官所沮而止

李絳既請憲宗既從使官者不沮而神策軍不願分隸則遂已乎曰號令聚散出於朝廷儻以任絳絳處之有餘矣神策軍之所以不願正由官者故矣憲宗方建官者則雖絳亦安能爲力哉憲宗遇劉光琦遣使齊放叱咤承璫

曳撤碑樓何其快也至於分隸神策外扞西戎乃國計之大者反爲官官尼止由不能推其所爲也苟能推之足以運量四海不能推之將其身之不自保非虛言也

振武節度使李光進請修受降城時城爲河所毀李吉甫請徙其徙於天德故城李絳及戶部侍郎盧坦以爲受降城據廣要衝守邊利地柰何舍萬代永安之策徇一時省費之便乎以天德故城僻遠烽候不接屬易虜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蹙國二百里也城使周懷義奏亦然上卒用吉甫策

吉甫在相位七年矣言鮮用計鮮效憲宗忽從其策修天德故城蹙地二百里而不惜何也李絳忠鯁至此稍以取厭矣吉甫媚順至此益以取憐矣不寧惟是絳謀著驗功名日昭君子怙焉上始疑其立黨振武之議盧坦周懷

義所見與絳同上必曰是皆爲黨者也故寧失地而不從絳彼吉甫無與協謀者上必曰是孤立無黨者也故寧違絳而用其策嗚呼亦可謂不明乎善者矣明年絳罷相吉甫在位終其身蓋兆見於此也

羣臣累表請立郭妃爲后上以妃宗強恐既正位後宮莫得進竟不許

天子之配曰后天子治外后治內各正其位天地之大義也嘗有萬乘主而不立后者乎以妃自儷豈不輕其身以妃助祭豈不輕其祖以事之重也故必擇勳賢之後令淑之質以繼先聖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宋間有宗門強盛之虞後官不得進之患也郭妃爲人必方嚴守禮法者是以憲宗畏之恐妨已之從欲雖然宜禮也哉嗟夫德之難

於執中也自古有不得已而立后光武之於郭氏是也有以愛而登后漢成之於趙氏是也有以先帝之私為后高宗之於武氏是也有以佞倭為后明皇之於趙麗妃是也有以官婢為后齊後主之於穆氏是也是皆不正之極也若憲宗身居冢嗣娶汾陽愛孫正執加焉而反不能居之以正以欲廢度以繼廢禮卒致郭妃晚罹弑殺之禍其所由來豈無漸乎

上問宰相人言外間朋黨大盛何也李絳曰此羣小欲害善人之言夫君子固與君子合豈可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願陛下察之

自天子至於庶人各有其類類則合弗類則離合者越宇宙異天壤如出乎其時見乎其人端拜而議也離者父子

而異同肝膽而楚越合堂同席而情志否隔猶耳目鼻口

不可以相借官也故堯舜禹湯文武爲類者也桀紂幽厲

呂政桓靈高洋蕭寶卷陳叔寶隋楊廣爲類者也伯益干

陶稷契夔龍伊尹仲虺萊朱太公望周公旦召畢毛芮爲

類者也飛廉惡來李斯和士開高那肱江總孔範虞世基

許敬宗李林甫爲類者也類者若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

風從虎其附麗不以膠漆其約束不以繩索也生乎異世

者既如彼則生乎同時者亦如此必矣未聞蕭寶卷隋楊

廣而慕用皋尹旦奭也亦未聞周成康王而景行飛廉惡

來也君子固與君子爲友朋小人固與小人相黨比人君

必惡朋黨者推己及人而觀之則得失判矣將自處於君

子乎將自同於小人乎將以朋黨名君子而惡之子將與



小人爲一而不自知其朋黨乎朋黨之論不出於三代之  
前明王之世獨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者湯之所以數桀而  
伐之也多罪逋逃是信是使者武之所以數紂而殺之也  
若虞夏商周聖賢相與同聲者應同氣者求百僚師師九  
官遜讓三千之衆實惟一心未有譏其爲朋黨者也然則  
立朋黨之論無乃所同非所當同所惡非所當惡陷於黨  
比而不自知歟故嘗考古而申其說君子之類或以道德  
或以學行或以氣節或以論議窮則相益達則相推可以  
名之曰朋而不可謂之黨小人之類或以才智或以邪慝  
或以恩知或以勢利窮則相踈達則相親可以名之曰黨  
而不可謂之朋然小人欲害君子者并二名而一以目之  
于其時臨其事者惑於真僞賢不肖之辨而聽夫牽合

織疑似之言謂所治者小人而治之者君子也自後世觀  
焉乃大相繆矣故前漢之黨指蕭望之劉向張猛周堪而  
治之者元帝與弘恭石顯也後漢之黨指李膺范滂二百  
餘人而治之者桓靈與十常侍也唐之黨指獨孤狹狹崔遠  
等三十餘人而治之者朱全忠與柳璨李振也此三黨者  
係宗社存亡使天下震動者也其果小人耶抑君子耶而  
高祖之臣皆自豐沛光武諸將半出南陽宣帝圖形於麒麟  
太宗延士於瀛州于以興起治功計安天下又安可以  
其衆多而指爲朋黨也耶夫小人固憎君子然欲一一而  
罪之則君子飭躬勵操鮮可瑕疵惟以朋黨名之則人君  
之暗惑忌克者必信故用黨之一字可以空人之國至有  
舉網竭澤之喻焉凡其謂君子者曰同訕上曰同惑衆甚

則加以同心背叛人君而暗而惑而忌克欲不信得乎以  
憲宗有意於治事功未半逸欲漸生邪說乘之遂疑君子  
初以朋黨疑李絳又以朋黨疑裴度而於程异皇甫鎛則  
不疑也所以然者絳度數諫异鎛順從然則同所非同惡  
所非惡陷於黨比而不自知信矣憲宗英明未若太宗也  
以太宗克己納諫致太平晚而稍怠遂疑魏徵阿黨憲宗  
固不能免矣所以然者不學故也太甲師伊尹成王師周  
公武丁師傅說所學者正其心與理義不違則無先明後  
暗始勤終勸之失是故武丁興學修德道積于身然後傳  
說得以欽承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之命旁招俊乂列于庶  
位不然說方且爲黨魁逃罪之不暇矣嗚呼此朋黨之辨  
無偏無黨之法也

李絳以足疾辭位初上欲相絳先出吐突承瓘爲淮南監軍至是上召承瓘入先罷絳相

憲宗敬憚李絳不使吐突承瓘居中善矣而有未善者絳與承瓘輕重若是班乎以趙高李斯相俯仰以蕭傅恭顯相軒輊卒之內外勝負者胡亥漢元所爲也憲宗何乃取則於二君耶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人不知學則無進益之功而有虧損之失方憲宗志欲中興勉聽輔拂寧出嬖佞而相忠賢若其知學明道則此志不惰絳必不去相位承瓘必不離淮南雖成湯之德可勉而至也方行萬里信宿而晝豈特復歸乎故又且不逮其初故曰天下之理不進則退不退則進未有一定無進無退者然則人君得不以學爲急乎

回紇屢請昏朝廷以公主出降費廣未許李絳力諫以爲何惜小費以生邊患

李深之之以足疾辭相位也豈真疾耶抑寄意於行之之難也坐平廟朝與天子論道以興大化既不見庸奉身而退無所受事可也天子而婿夷狄雖有故典若揆以正理夫豈當贊而絳懇懇言之於是昧華夷之辨失語默之宜矣

王叔文之黨坐謫官者凡十年不量移執政有欲用之者諫官不可上亦惡之皆以爲遠州刺史官雖進而地益遠

八司馬有學者莫如陸淳可見於遺書使不早死必有遷善之美收之桑榆也劉柳文才豈獨當時鮮儼或謂憲宗用法太嚴而人才難得豈應以一眚終弃是不然夢得子

厚之附任文也蓋有變易儲貳之秘謀未及爲而敗今觀其文反歸咎於人且終身以版文爲賢可與興起治功者夢得之間大約曰坦坦之衢萬人所趨蒙一布武化爲畏途乎厚之乞巧曰變情徇勢射利抵牾中心甚憎爲彼所竒不知爲叔文探聽餘事謀議唱和日夜如狂榮辱進退生於造次十餘家之門車馬如市此可謂坦坦之衢耶抑非徇勢射利之巧耶夢得作玄都觀桃花詩然黠未嘗少後子厚至託諷淫婦人有始無卒者以誑憲宗一人者既失身匪人不知創文乃以筆墨語言深自文飾上及君父以成小人之過則其免於大戮已爲深幸擴廢沒齒非不幸也衛公嘗謂李仲言之惡根於心無改悔之理惟顏子大賢乃能不貳過語雖嚴有然以劉柳二子觀焉非志於

誠身欲寡尤悔者豈肯舍故趨新以臻先登之地哉  
諸將討淮西久未下韓愈上言以爲必克然未可知者在陸  
下斷與不斷耳

優柔不斷者如漢元帝宋文帝唐文宗雖勤儉願治而反  
召衰亂不斷之害大矣銳然而斷如景帝殺亞夫東京鎗  
名士符堅伐江左梁武納侯景隋文廢儲后太宗征高麗  
德宗和吐蕃皆確然必行莫可回阻然則斷之爲害亦豈  
小乎故凡一善之目或用之而是或用之而非無不然者  
惟明乎實理則如冬裘夏葛各適其宜苟不明實理而慕  
其虛名未有不失者也人君欲明乎實理惟學而已矣  
王承宗縱兵四掠幽滄定三鎮皆請討之上許之張弘靖以  
爲兩役並興恐國力不支請併力淮西上不聽

治非可一日而成亂非可一日而去憲宗之心始銳而終怠者欲速故也張弘靖之請乃忠於國計豈李逢吉之比哉在逢吉則聽之在弘靖則違之銳與怠異也孔子曰無欲速欲速則不達聖人一言而洞千古之情可不信乎韋貴之罷相以請罷兵故也

韋貴之非直請不用兵也其言曰昔在建中始於討魏及齊而蔡燕趙皆應之卒致涇平之變由德宗欲速成太平之功也今宜先討吳元濟後討王承宗其謀與張弘靖同憲宗宜召裴度三人參議可否度亦必以爲然矣夫討不庭復土宇是也而不度可否難易必於進取豈善爲師者哉况當用兵之時尤欲君子在朝小人勿用乃相繼去二相而拜李逢吉與王涯其年皇甫鎛亦以聚斂得罪方決



流潰癘已御酒色之毒所以四體腹心幾完而頓弊歟  
討王承宗者兵十餘萬二年而無功乃罷兵併力取淮西  
古人有云武不可黷黷武無烈憲宗若能持其志無暴其  
氣用張弘靖韋貴之之言專意淮西裴度視師二相居內  
協謀共濟蓋不待四年而淮蔡平矣然後先以文告之詞  
申以福極之戒河北叛臣固將歛社聽命其有不服然後  
震武以懾威之蓋不止王承宗一鎮可平也發之甚銳罷  
之無名爲敵所輕傷威損重亦大矣故曰必有忍其乃有  
濟忍者隱忍也非殘忍也

翰林學士令狐楚以行制失辭罷爲中書舍人

孔子曰爲命禋謀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  
東聖子產潤色之聖人言此者謂鄭雖小國其命令尚不

敢輕發以四人者各效所長然後盡善則有天下者可知矣唐置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專掌內外制詔之文其能者或以名家不能者或至傳笑名家者未必合訓誥之體追三代之隆也賢於不能者耳不能而至於傳笑豈不辱國哉是故必如孔子之教不主於一人惟其無失爲貴才華之士不得擅其文樸學之人不得隱其質文質相濟義理有歸則絲綸之行遠而鼓動之效著矣武丁命相曰其代予言成周誥命皆周公爲之故貞觀制誥自中書出猶爲近古儻遵此法又參用詞人以合於修飾潤色之義雖有失亦寡矣

淮西自具少誠以來遣將出兵皆聽以便宜故人得盡其才舉天下之兵四年克之

用兵使遂將自出智謀張巡以是殺賊而必勝吳元濟以是拒師而難敗誠善術也而杜牧謂宰相議兵於廟堂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將帥則未知其論之當歟否則命將出師者宰相之任若夫兵形進退聚散奇正無常安得而預言之故責宰相不可不知兵是也而言以兵之成形付之將帥則又疑其未知用兵之道也

命六軍修麟德殿浚龍首池土亦浸興矣

唐虞三代之君在位久者至於百年少者亦數十年祖甲縱欲乃在初載一經怨艾終身不復有過武丁祀豐于昵不聰致異祖已訓之乃不敢荒寧嘉靖殷邦成王過聽流言致疑周公既聞鳴鴉之篇重感風雷之變泣涕悔悟敬迓天威嗣守大訓以逮顧命此三君者皆非聖人之資也

而其克已蹈善自新厥德逸樂盤遊之愆不設於身體名  
配堯舜譽昆湯武何其美也漢唐惟孝文恭儉景帝遵法  
光武未免封禪之侈太宗亦然憲武中興有始無卒曾不  
能彷彿三代之懿是何也聖人則安而行之矣下乎聖人  
不思則不得不勉則不中知所以思勉非學不能也學之  
術甚衆惟循大學之序思之勉之然後意必誠心必正身  
必修持必久逸欲無自生而況於聲色貨賄臺池苑囿之  
樂乎人君以三代賢主自期監漢唐之失不願與之同也  
則有取乎此言矣

上方委襄度用李夷簡自謂才不及度求出鎮以為  
淮南節度使

李夷簡可謂君子矣不以才之所不能而嫉能者盡本量

鍾退就遠外使天子伸伐叛之志裴度展濟時之略可謂君子矣不如是必為李逢吉之異議元稹之沮撓苟得去之而已以取容雖危國亡師安行而不顧也夷簡無是已非人之心於逐揚憑取徐晦見之宜其自屈於裴度也

淮西既平上浸驕侈戶部侍郎皇甫鏗鹽鐵使程異數進羨餘並拜相裴度崔羣極陳不可上不聽

憲宗之治幾於中興天乎人乎白以事觀之元和之初即用杜黃裳繼以裴垪李絳裴度納諫之明討亂之志凜凜乎使天下畏服人也非天也然逢吉異鐔已在班行向若無杜裴諸公專任吉甫則在班行者乘閒緣隙升為卿相且有建中之亂矣然則元和小康是天數適然人事參會也雖然逢吉王涯才去異鐔極進擠度于外崔羣亦不能

獨立河朔功烈不終帝以多慾墮于弑逆前日虛心克己  
昆勉圖治之迹回首淪墮是故勅天之命惟時惟終者舜  
所以自警也不敬厥德早墜厥命者周公所以告成王也  
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繼天爲之子而知道必能位  
乎天德有始有卒矣。

度復上疏力爭上以爲朋黨不之省

與君子而小人得間之者誠不至也誠之所以不至者邪  
汨之也乾九二之言龍德也曰閑邪存其誠閑邪云者猶  
置水於器不可以火投之宿火於爨不可以水及之也持  
心如此聲色貨利暴慢鄙濇無自而入則正靜虛明誠無  
不存及其久也純亦不已而天德全矣舜有天下選於衆  
而相臯陶其用賢不二湯有天下選於衆而相伊尹其終

始惟一是天德也不知此道者其初以意氣相合資之與  
事造業既得所欲則心無常守而愛惡移焉所謂將恐將  
懼其子于懷將安將樂弃子如遺者故漢景帝平七國則亞  
大北晉武敗符堅則謝安退德宗還京師則陸贄逐憲宗  
意准蔡則裴度遠惟近合希意之小人乃膠固而不可解  
此范蠡所以浮海夷子房所以從赤松魯仲連所以甘貧  
賤李長源所以爲隱遯者也方是時憲宗任宦官悅進奉  
异罇結吐突承瓘以羨餘得相其黨熾甚裴度與崔羣極  
諫不聞黨諫有言反謂度爲朋黨蓋信黨論乃人主與小  
人相合之言而以誣陷君子者豈不爲後世之大戒哉  
方士柳泌言天台山神仙所聚多靈草上以泌爲台州刺史  
來之諫官爭論以爲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者上曰煩

一州之力而能爲人主致長生臣子何愛焉由是羣臣莫敢  
言

諫官言方士未有臨民者然則效漢武嫁之以女使佩六  
印貴震天下則可乎要當反復深切爲帝論人生不可益  
天命不可移方士不可信使帝開寤則台州刺史不以命  
必矣果能爲人主增其年齡豈論一州雖捐一道誠不足  
愛且州縣者天子之州縣非諫官所有也憲宗徒以強辯  
壓羣臣而不稽其理羣臣又不能陳天人之道性命之說  
格君惑心泯默而退曾未幾時金丹所佐躁怒取禍無以  
自解悔亦何及矣豈非無窮之監哉

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相傳三十年一開開  
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上遣中使帥僧衆迎至京師



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

德宗任宦官喜邪佞悅進奉姑息藩鎮憲宗幼在左右備見祖武其初用君子欲削平諸侯必曰此外治也而寵信吐突諸人又聚斂不厭必曰此內事也逮其中末君子亦漸踈遠獨無姑息藩鎮之弊耳迎致佛骨亦起於貞元六年詔出岐山佛指入置禁中出送諸寺傾都瞻禮施財無算憲宗常以爲美觀也故亦踵而行之功德使曰三十年當一開開則歲豐人安貞元六年至是三十年矣使其事驗憲宗曾不獲嘉報逾年而弒殞其爲誕妄不足信彰彰著矣使而以功德名用浮屠氏之言且宦者爲之也具仁義禮智者謂之德有勲庸勞力者謂之功瞿曇之教殄滅彝倫敗壞天下反以功德自居爲國者又從而信之此皆

由不學先王之道故習熟見聞謂當然也然則較憲宗平生行事蓋得失相半或亦得少而失多歟

裴度纂述蔡鄆用兵上之憂勤機略獻之請付史官上不許忠臣事君有規諫無諂諛纂述主德請付史官諂諛者所爲也裴度亦爾何也曰度所謂循常人之事而寓忠智之意者也蔡鄆用兵度實任之憲宗爲之罷退宰臣黜除朝士亦衆矣功名之際人臣所難處也度至是功益高名益重流言易生而主心有疑之時也歸美於上推而弗居度之慮遠矣苟止於此未免身謀也故備載用兵以來上心憂勤則當時所行舉目皆得使憲宗憶取之之難必思守之之不易是乃文類將順實則斥救君子之所爲廢人固不識也若指曰度被讒見疎獻佞固寵者淺之乎其度中

立矣

庫部員外郎李渤上言臣過渭南長源鄉舊四百戶今纔百戶閩鄉縣舊三千戶今纔千戶它處皆然蓋由聚斂之臣剥下媚上惟思竭澤不慮無魚故也執政惡之渤謝病免

天寶初天下戶幾一千萬元和初合方鎮有戶百四十四萬是十失其八也憲宗急於用兵則養民之政不得厚重以用異鑄聚斂受諸道貢獻百姓難乎其阜蕃矣以閩粵之俗觀之計產而育子民迫於飢餓或至相食故詩曰知我如此不如無生當是時蓋有以身爲累者矣憲宗深居高拱生齒之虧益不得知也幸因李渤有言則宜赫然震怒黜聚斂之臣罷貢獻之令更革弊政擢用良守宰以修代天子民之職乃閩之漠然不復經意又使皂言不敢居

位始勤終惰卒蹈不測古人曰國家閒暇而般樂怠傲是自求禍也豈不信哉

上問宰相玄宗之政先理後亂何也崔羣曰用姚崇宋璟則理用李林甫楊國忠則亂故用人得失所繫非輕願陛下以開元初爲法天寶末爲戒皇甫鏐深恨之

皇甫鏐以林甫爲非則當勿效其所爲以爲是則何恨於崔羣之對既能懷恨是羞惡之心未亡也而不能自克必以賄賂媚主乃律所謂知而故犯者矣孔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乃賦粟倍它曰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孟子曰我能爲君闢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鏐躬犯此罪又故爲之其刑孰加焉它曰崖州之

取其猶爲輕與乎

羣臣議上尊號皇甫鐔欲增孝德字崔羣曰言聖則孝德舉矣鐔譖之曰羣於陛下惜孝德二字上怒因事黜羣

甚哉憲宗之不學也孔子不居其聖光武禁人稱己爲聖謙德如此豈不美哉尊號非古也後世之侈心也受之已非又自增加美言且怒臣下之有靳一何陋歟聖者無不通之名豈有聖而不孝者亦豈有聖而無德者鐔錢穀小人烏知理義而憲宗入其說不學之過也夫不省己之有無據人所稱即認爲實是惑之大也使誠有之羣焉得而損之使誠無之鐔焉得而與之良由志量不廣功業粗建侈汰之心生故邪佞之言入使其知道明理則無此失矣或問人臣之義不當諂諛是也君父有德善勳於天下

之亦不可耶曰事君者必以禹益伊傅周召爲式此亦君  
子者未嘗納譽於其君也詩人所謂歸美者爲君能下  
以成其政故臣子不敢認爲己伐復歸之於君乃坤六二  
之義也孔子所謂將順者扶持誘掖之使臻于成也故不  
以六君子之道事其君而獻諂導諛焉是不敬其君者也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二十四